性別定型及其對男性的影響
探索性研究

報告

平等機會委員會

委託

香港中文大學
香港亞太研究所
性別研究中心

二零一二年

目錄

報告摘要 i

第一章

香港男性危機：前言 1

第二章

不同世代男士對男性身份的看法 5

第三章

男人說男人之苦：一個階級分析 13

第四章

香港男性的家庭和婚姻現況 21

第五章

問卷調查結果 29

第六章

女性是男性的競爭者？ 39

第七章

總結：探討「關顧男士需要和兩性差異」的社會服務和政策 45

參考資料 55

附件一　焦點小組討論和單獨訪問統計 58

附件二　研討會 59

首席研究員

蔡玉萍教授　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性別研究中心主任
　　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

聯席首席研究員

區永東教授　香港中文大學心理學系副教授

研究員

黃慧貞教授　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性別研究中心副主任
　　香港中文大學研究院性別研究學部主任
　　香港中文大學文化及宗教研究學系副教授

梁展慶博士　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性別研究中心成員
　　香港城市大學專上學院社會科學學部講師（2008 年至 2011 年）
　　瑞典于默奧大學于默奧性別研究中心研究員（2012 年 1 月始）

王鳳儀女士　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性別研究中心執行委員會成員

研究助理

盧家詠小姐　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性別研究中心研究協調員

周健聰先生　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性別研究中心研究助理

報告摘要

背景

1. 平等機會委員會（平機會）委託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性別研究中心，進行「性別定型及其對男性的影響」探索性研究。在 2011 年期間，舉辦了兩場公開研討會，在社會上引起一定的討論，從而關注男性面對社會和經濟轉型的問題。研討會共吸引 470 人士參與，並回收了 340 份調查問卷。另外，進行了 10 場焦點小組訪問和 9 個單獨訪談，共 71 名男性受訪者參加。

焦點小組調查結果

男人之苦

2. 縱觀不同年紀的男性的分享，發現香港的男性仍然抱有很多傳統的性別觀念，但在新的經濟和社會環境下，已缺乏可以讓他們擁抱這些傳統觀念要求的物質基礎。傳統和轉變的想法常常並存。在性別關係的迅速轉變下，無法避免地使到兩性頓感失落。

3. 首先，無論是中產或是基層男性，他們都把工作與男性身份掛鈎。工作的重要性在於工作給予男性經濟能力照顧家庭。工作亦使男性可以肩負起傳統性別規範對他們要「養妻活兒、供書教學」的要求。甚至有男性認為只有當男性的收入足够支持家人的生活時，才可以使家庭和睦。

4. 對於男性來說，他們不但要有能力照顧家庭，他們的能力還要比妻子高，才算是真男人。換言之，男性的尊嚴是建基於與女性的比較和他的相對優勢。因此，男性的壓力就會很大，因為他不但要和其他男性競爭比較，他還要時刻鞭策自己超越身邊的女伴。在這樣的氛圍下，未能符合期望的男性就會覺得沒有面子，自尊受損和自信心受打擊。

5. 雖然工作對基層及中產的男性同樣重要，但他們對如何可成功的途徑就有不同的領會。大部份的基層受訪者仍嚮往「白手興家」，相信創業是唯一的成功之路。對於中產階層的受訪男性來說，男性身份的基石是事業，而事業的定義包括兩個元素：上向流動機會和工作滿足感。

6. 年輕和年長的男性都認為現在要符合傳統對男性的要求，要符合所謂的「霸權式男性陽剛氣質」[1]是越來越困難的事。最主要的原因是去工業化令男性失去原本的技術性工作機會，並且他們發現難以適應服務性工作的有關要求，因而男性要面對經濟能力和工作前境的衝擊；其次是生活水平的提高使男性的經濟擔子增加；再次是女性地位的改變使男性很難再有絕對的優勢；最後是男性很難抒發壓力。

7. 生活指數提高，房價物價上漲。很多香港家庭已不能單靠男性的一份收入維持生活。雙職家庭的普及化是一個大勢。當然雙職家庭中的女性所受的壓力一般比男性大，因為大部份的家務和育兒工作仍主要由女性負責。但由於一般的工作工時也很長，而現時兒童家課要求越來越多，雙職家庭中的男性也感受到壓力。

8. 情感的維繫是現代婚姻的一個重要元素。然而，男性應該如何保持一個浪漫的關係？很多中產的男性都感到壓力。一方面他們意識到需要在情感上增加投入，但另一方面，他們又不滿這些投入表演似乎是對男性單方面的要求。面對各種婚姻衝突，男士往往選擇容忍，避免和太太互相指罵，因為他們認為家庭和睦是大前題，只有忍受下來才能達致，也能避免往後要彌補婚姻關係的痛苦。但其實他們大多感到不滿，因為他們感到自己的道理不被太太採納。這種容忍其實並沒有處理男士心裡的不滿，也沒有為所爭吵的事帶來雙方都滿意的解決方法，有時甚至強化了妻子蠻不講理的印象，積壓了對伴侶更多的不滿。

矛盾：女性是競爭者還是合作夥伴？

9. 男性不滿女性在求職、薪金水平上加劇競爭。事實是在不滿的背後蘊含着包括男性對自我身份的認同、對經濟能力及主導權的着意、背承社教化男性典範的壓力，以及根深蒂固的傳統性別階層意識所引致的不安。男性一般認為男女權力和地位的高低仿如公園的翹翹板：當一方權力提升，就必然代表另一方的權力下降。從受訪男性的觀點中可見，社會上女性普遍的地位提升已經造成他們地位的下降了，造成他們為男人權力不斷消減而憂心忡忡。

10. 因為種種來自社會、經濟及傳統性別意識的壓力，有受訪者認為男性沒有得到任何社會政策上的支援。他們認為社會政策仍然以女性為弱者，一面倒偏袒女性，反而未有為成為「弱勢」的男性提供保障。

11. 隨著社會的改變，普遍家庭需要夫婦同時外出工作才能有足夠家庭開支所需，妻子實在幫助分擔了家庭財政壓力。除了負擔經濟，男性亦逐漸明白分擔家

[1] 社會學家 R.W. Connell 建立的「霸權式陽剛氣質」（hegemonic masculinity）的概念，是指社會和文化中理想的男性行為規範，而社會一般要求男性達到這些規範。

庭事務和子女教養的重要性，並且樂意參與其中，實踐與妻子或伴侶作為合作夥伴的角色。

問卷調查結果

12. 問卷調查結果顯示，兩性對親密關係上的滿意度相近。另外，男性和女性共同表示在家務分工和表達感情方面較少與伴侶有共識，但男性認為他們在這範疇上與伴侶有共識的比率顯著地較女性為低。

13. 在八類日常煩擾之中，男性最常在工作和健康上受到困擾。在工作上，男性最常因應付限期、工作量和工作性質感到困擾。然而，女性比男性在這些方面上的困擾感受更大，相對男性分別在應付限期、工作量和工作性質有 40%、36%和 32%感到困擾，女性的數字為 50%、47%和 52%。相對女性而言，男性更顯著地在財務問題、親密行為、性取向和成癮行為上感到困擾。

14. 男性顯著地在應付壓力的技巧上較女性為弱。另外，兩性同樣會運用技巧去解決實際難題，但他們顯著地在處理心理壓抑方面的技巧上較為薄弱。

15. 不論在家庭、朋友和特定人物等支援方面，男性比女性在社交支援上顯著地較弱。最大的性別差異是男性較不傾向擁有一些深交朋友去提供援助。

總結及建議

16. 從受訪者的討論中，可以看到現時香港男性面對的挑戰可以概括為以下幾方面：

- 在經濟方面，無論任何年紀及階級的男性均深受傳統的性別觀念，以及與現時資本主流社會結合的霸權式陽剛氣質的規範所影響，認為成功的男性必須能够在經濟上照顧家人，在事業上有一定成就，例如能創業或是有升遷機會。但他們亦意識到，由於經濟結構及就業市場的變化，要達到這些目標是越來越困難，這也是一般男性的主要壓力來源。同時，大部份的男性也認為女性地位的提高，尤其是她們勞動力的參與增加，對男性造成一定的競爭壓力。有部份的男性認為男性要適應服務業的某些職業會有困難。基層的男性一般不認同服務業的工作是「真正的工作」，而中產階層的男性認為服務業的工作講求溝通技巧，這使女性相對於男性更有優勢。

- 在文化觀念上，大部份的受訪男性也將男性身份界定為必須比身邊的女伴成功。如果妻子及女朋友比他們成功，男性也會面對很大壓力。無論年輕及年長的男性亦意識到兩性關係正在變化。雖然大部份的男性仍嚮往有一個女伴具有傳統「三從四德」特質，但是他們亦同時意識到現代女性越有主見，就越要求有權利和被尊重。最主要的問題是，無論是男性或是女性，在不同領域的轉變的步伐並不一致，這也造成了有些男性對女性不滿，認為女性輸打贏要，既要求平等，亦不願放棄傳統性別關係賦予她們的特權。

- 在家庭方面，本港的男性除了經濟上的憂慮，與妻子在育兒方面有不同的要求及分歧也是他們面對的另一挑戰。此外，雙職家庭的基層男性也面對很大壓力，一方面因工作時數很長，缺乏機會與兒女多點相處，另方面因經濟能力有限，也未能如中產家庭那樣聘請家傭幫忙料理家務。男性的另一大挑戰是當家庭關係發生問題時，男性一般有求助無門的感覺，尤其是因為社會一般仍認定男性為強者，所以當男性遭遇家庭暴力時，在求助時可能會得不到相關公職人員的協助。在離婚過程中，男性在爭取子女撫養權方面也相對女性處於弱勢，因為負責判決的法律人員和社會工作者一般持有女性較男性懂得照顧子女的觀念。

- 在個人方面，大部份的受訪男性因受傳統性別規範的影響，不願亦不敢向人表達情緒困擾。我們的問卷調查發現，男性在財務、親密關係、性取向和成癮行為上遇到的困擾都比女性為高。但是相對於女性，男性更缺乏支援網絡及知心朋友，遇到心理困擾也較少向人傾訴及尋求協助。

17. 就現時香港男性面對的挑戰和問題，我們作出以下的建議：

(1) 在文化觀念層面上，傳統性別規範是男性的主要壓力來源。如要改變傳統的性別觀念，政府及相關的機構，如平等機會委員會等可以與學校及教育團體合作，推動兩性平等，並探討傳統觀念對男性造成的不必要限制及壓力。雖然兩性角色在社會上有不同的需要，但同時也應留意多些男性與女性的相同處，強調男性並非一定要在事業成就上超越女性，因為男性和女性一樣，有剛強的一面，也有軟弱的一面；男性可保護其他人，但也需要其他人的關心及愛護；男性可以是聆聽者，亦可以是傾訴者等。

(2) 教育機構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性別社教化媒介，但現時在教育過程中仍充斥著很多性別定型觀念。建議學校安排有關「性別平等」的教學課程，而前線教師及教育行政人員亦需接受「性別觀點主流化」的訓練。

(3) 大眾傳媒是另一個性別規範的主要社教化媒介。目前香港的大眾傳媒中充斥著對女性及男性的各種定型。要改變傳統的性別規範，建議相關機構與傳媒機構合作，擴闊這方面的討論空間，這實是當前急務。

(4) 在政策層面上，應制定具備性別敏感度的社會服務政策，以辨識男性和女性在社會和經濟轉型下承受不同的壓力；察覺男性和女性對社會服務需求的不同面向；以性別審計方法檢討男性和女性求助社會服務的具體情況；以及協助男性和女性如何去適應社會經濟結構的轉型。此外，應把「性別觀點主流化」納入到社會工作前線人員的教育培訓課程內。

(5) 由來已久，社會政策上缺乏對性別差異的檢討，使執行過程中難以得到兩性平等的效果。更進一步來說，男性或女性面對困難，必然會影響到對方的處境；在家庭層面而言，也就是影響到家庭的穩定性。因此，明瞭男性的需要，至為重要。建議制定照顧兩性差異的社會政策，例如：檢討為何男性的就業輔導和培訓參與率偏低；鼓勵求職者和僱主打破對某些職位存在的性別成見；提供針對男性需要的社會服務，如男性專科診所、男性受虐庇護中心；制定家事假、侍產假及其他家庭友善的勞工政策，以鼓勵男性參與家庭生活；以及檢討在家庭和婚姻相關執法中需要重視男性的權利。

(6) 就 1995 年聯合國第四次世界婦女大會通過的《行動綱領》，婦女事務委員會於 2002 年制定「性別觀點主流化」的檢視清單，旨在推動政府當局在法例和政策層面考慮到性別觀點。冀望日後能加快這方面的工作，將「性別觀點主流化」全面推廣到社會服務機構。期望在倡議提升女性地位的同時，亦應兼顧到男性地位的轉變，提出相關的適切建議，並進一步考慮將婦女事務委員會改組成「性別平等事務委員會」，推動進一步兩性平等的倡議工作。

第一章
香港男性危機：前言

1.1　　過去五十年，香港經歷重大的社會和經濟轉型。由以勞動力密集的工業為經濟主體到金融及服務業為主，對社會不同階層和兩性的影響也有所不同。雖然基層男性和女性同受工廠北移及去工業化的影響，但無疑新增的服務性行業似乎吸納女性多於男性。根據政府統計數字，很多基層的服務性工作都是低薪及缺乏職業保障的工作，很多是以兼職形式出現。這些工作吸納了很多年長及需要照顧家庭的女性。雖然香港近年失業數字有顯著下降，但基層男性，尤其是中晚年及青少年的失業率仍偏高。此外，雖然在管理及專業工作中，男性仍佔主導地位，但女性在這些高端工作所佔比率也有所增加，這難免使男性把女性看成競爭對手。事實上，近年在不同階層的男性中也產生了一些聲音，認為隨著近二十年香港女性的教育水平普遍提高，她們的勞動市場參與率增加，香港女權高漲，男性危機意識隨之而生。

1.2　　然而，香港是不是真的已是女權獨大，男人無「埡」企？縱觀政府統計數字，男性在經濟及政治領域相對於女性仍佔有絕對的優勢。單是看平均男女工資差距在 2010 年仍然高達三千元（政府統計處，2011）。在本港 42 家藍籌企業中，女高級主管（主席／行政總裁／執行董事）佔比率不及 3%。在政府的首長級官員中，女性約佔三成。在行政會議、立法會、區議會及政府諮詢架構中，女性仍是少數。在家庭中，照顧老少的責任一般仍落在女性身上，就算女性有全職工作仍沒有改變這狀況。單看這些數字，難免令人疑惑男性的危機何來？但是，如果我們把目光放在傳統性別規範對男性的要求方面，及現實生活中男性有否條件去實現這些要求，那麼我們可能會有一些啟發，明白今天香港男性感受的身份危機的前因後果。

1.3　　記得九十年代初在大學校園流行所謂的「四仔主義」，即是「車仔」、「屋仔」、「老婆仔」及「人仔」／「狗仔」。當然「四仔主義」是一個以男性視角而構想的理想遠景。但無可否認「四仔主義」同時反映了主流社會對男性的期望。「四仔主義」既是量度一個男性是否成功的指標，亦是一個男性用以肯定自我，建立自信，及建構男性身份，是否一個「真男人」的手段。但現實環境與理想的落差似乎越來越大，隨著大專學位增加，大學生在職場面對的競爭日益激烈。就算畢業後可以找到一份工作，但這個工作可能是合約制，又可能缺乏升遷機會。當然在今日樓價高企的市況下，屋仔更是遙不可及的事。沒有屋仔，老婆仔及人仔就更遙遠了。當然女大學生也會受勞工市場競爭增加及工作零散化的影響，她們跟

男性同時也是高樓價下生活水平下降的受害者，但因為傳統性別規範對男性及女性的要求迴異，女性所受的挑戰與男性可能不同。如果「車仔」、「屋仔」、「老婆仔」及「人仔」對受過高等教育的男性也是遙不可及的目標，那麼對草根階層的男性就更是虛無飄渺和令人沮喪。

1.4 香港的性別研究在近幾十年發展迅速（Cheung, 1997; Cheung and Holroyd, 2009），但是絕大部分研究者都將焦點放在女性上，對於研究男性的獨特處境及其轉變，還是沒有給予足夠的重視。缺乏男性研究，會導致性別不平等的起源、結構及系統變化等會顯得非常模糊，也難以理解性別平等問題的演變如何影響不同階層和家庭背景的男性和女性（Connell, 1995）。另一方面，不重視男性的需要及問題，容易助長敵視女性的觀念而定下假設。這假設會認為女性地位的提升必定造成男性地位的下降。把女性變成男性問題的代罪羔羊是危險的，因為它既容易明白、聽起來合理而又符合重男輕女的邏輯思想。因此，必須防止此假設成為理所當然的想法，和可接受的兩性之間的關係方式。本研究從了解男性的問題入手，正可以豐富我們對性別和社會結構轉型之間關係的認識，亦可否定「女性地位的提升必定造成男性地位的下降」的假設。而事實上，男女的關係並非敵對，亦非零和遊戲。

1.5 另外，缺乏對當代香港男性問題的研究和分析，會令社會忽略了男性面臨的壓力及其來源。雖然女性的就學就業比例上升，以及男女在家庭、經濟及社會上的地位已漸轉變，但其實與婚姻、家庭和個人生活有關的傳統性別規範仍然相當堅固（Choi and Ting, 2009）。舉例來說，男性仍期望妻子比他們矮小、教育程度及收入較低等等。在家庭方面，男性仍期望自己是家庭經濟支柱。個人方面，男性仍期望飾演一個進取、堅強及理智的角色，不輕易表達自己的情感、痛苦和壓力，並期望自己可以自行解決所有問題，而不用尋求協助。理想規範與現實的差異為男性造成壓力，特別是那些沒有資源去達到理想陽剛氣質的男性，面對壓力更大。在其他西方國家的研究顯示，為了要做到所謂「真的漢子」，所產生的壓力經常會迫使被邊緣化及被社會排斥的男性使用其他方法（如暴力），並以其他策略發展出另類及替代形式的男性陽剛氣質。舉例來說，過去的研究顯示，在美國，經濟和社會被邊緣化的人（如失業男子、少數民族和新移民）會使用身體和性暴力侵害女性，參與幫派活動和吸食毒品，以尋找同儕的尊重並構建另類的男子氣概（Bourgois, 2003）。

1.6 是項研究通過焦點小組討論和問卷調查以收集公眾意見，並舉行兩場研討會以進行公眾教育，以及招募與會者參加焦點小組討論。具體來說，研究目標如下：

(a) 喚起公眾關注「男人之苦」，並男性在家庭、工作及社會上面對的掙扎和顧慮。

(b) 就下列年齡組別，調查男士面對的掙扎和顧慮：
   (i) 年青人，包括那些分類為「電車男」、「隱蔽青年」、「宅男」等；
   (ii) 中年人士，包括那些失業 / 離婚者；及
   (iii) 老年退休者，許多人失去了供養者的角色並感覺自己「無用」。

(c) 人們按照性別對家庭角色安排的反應程度，當中包括肩負照顧兒童／長者、料理家務和作為維持生計者等責任。

1.7 為達致研究目標，我們提出利用著名社會學家 R.W. Connell 建立的「霸權式陽剛氣質」（hegemonic masculinity）的概念，以了解現代香港男性的問題及「男人之苦」（Connell, 1987; 1995）。所謂「霸權式陽剛氣質」，是社會和文化中理想的男性行為規範，社會一般要求男性達到這些規範。由 R.W. Connell 的理論所啟發，我們認為是項香港男性研究必須探究以下四組問題：

1. 現代男性在迎合主流文化中理想的男子氣概時所面對的壓力；
2. 在家庭、勞動力市場／工作場所和社會中，理想及實際的差異；
3. 在人際交往中，男性為滿足理想中的男子氣概所用到的策略，及他們在家庭及其他場合建立男子氣概的結果；
4. 在實際情況中無法做到理想中的男性特質時，男性如何應對？

1.8 這份報告建基於我們對男性的訪談及問卷調查。在訪談方面，我們主要採用了焦點小組討論的方式，並因應特定訪問對象和議題進行了一些單獨訪問。焦點小組的自由討論可以讓研究人員有機會獲得受訪者對議題「更深層次的見解，找到不同論述間的聯繫，並分析不同群體間主流想法的異同」（Stewart et al., 2007, p.42）。通過小組內的直接對話，我們可以收集更全面、高效度和貼近現實生活的資料（Krueger, 1994, pp.34-27），也同時讓參與者經歷共同探索的過程。通過交流和比較，以及個人對男性議題的理解，參與者可以一同探討這些議題（Morgan, 1998, p.9）。對於男性的切身關注和掙扎等議題，往往不被重視。因此我們需要研究其內容、解釋男性「為什麼有這些思想」及「為何會這樣做」，相信將會產生新的見解（Morgan, 1998, p.13）。所收集的回應，經過研究員仔細分類和具性別敏感度分析，成為探索香港男性問題的資料。

1.9 在招募受訪者時，我們以受訪者的年齡、收入、教育水平、行業、和婚姻狀況等分類。受訪者來不同的年齡和社經階層的，以便我們分析時進行比較。我們將受訪者分為：1)青年低學歷男性組； 2)青年高學歷男性組； 3)青年邊緣化男性組，其中包括少數族裔青年和失業青年，「御宅男」和「隱蔽青年」字面意思

是指「宅男」或「怪人」； 4)中年基層男性組； 5)中年中產男性組； 6)中年家庭問題男性組； 7)老年基層男性組； 8)老年中產男性組； 9)老年病患男性組；及 10)提供男士服務的社會工作者組，共 10 組。招募受訪者時，以立意抽樣（purposive sampling）和雪球抽樣（snowball sampling）進行。我們主要透過非政府組織、社區中心、平機會、大專院校相關團體和兩場公眾研討會招募受訪者。在已招募的 116 名人士中，我們甄選了 71 名受訪者，進行了 10 組焦點小組討論，每小組有 5~12 人。另外，進行了九個單獨訪問（見附件一），在一些敏感問題上提供補充資料。這些包括婚姻和成癮問題。所有訪問都在匿名的情況下進行錄音，並且把錄音內容整埋成文字記錄，進行編碼和主題分析，作為日後研究分析資料。

1.10 研究的另一部分是量性的問卷調查，問卷的設計是根據過往研究，參考一些已有的評定量表（rating scales），制定一套李克特量表（Likert scale）的問題，供受訪者選擇同意的答案。我們使用便利樣本（convenient samples），於 2011 年兩場公開研討會（見附件二）派發問卷予在場人士，共回收了 340 份。調查的主要內容涉及以下問題：

1. 人口背景（如年齡、教育程度、職業、收入、婚姻狀況等）；
2. 對性別定型的看法；
3. 對生活、工作、婚姻和健康的滿意度；
4. 婚姻、經濟和心理方面的壓力；
5. 社交網絡和應對壓力策略。

1.11 總括來說，本報告的內容有助相關社會人士了解現代香港男性的生活，幫助決策者制定適當的措施以協助弱勢和有需要的男性，也有助於反駁及澄清那些不理性的敵視婦女的想法，從而為倡導性別平等提供了一個平台。我們也希望本報告能喚起公眾關注「男人之苦」，以及男性在家庭、工作及社會上面對的掙扎和顧慮。

1.12 本報告共分七章。第一章為前言，提供背景資料及介紹研究目標和計劃的各個環節。在第二章內，我們會探討不同世代的性別觀念。我們在第三章中分析子中產階級及草根階層男性所面對的不同挑戰。在第四章內，我們討論男性在婚姻關係中面對的挑戰。在第五章內，我們基於問卷調查結果，比較和分析了男性及女性不同的壓力來源、社交支援及求助模式。在第六章中，我們綜合了男性對於女性在勞工市場上造成的競爭壓力的一些論述。在最後一章中，我們檢討和總結了現時本港針對男士的服務及政策，希望能為決策者提供初步的建議，能因應文化、年齡和階層而制定合適的政策和措施，以滿足不同背景的男性的需要。

第二章
不同世代男士對男性身份的看法

2.1　　要研究香港男性危機，首先需探究他們對男性身份的看法。「男人」一詞看似很平常，但深入的想，內裡包含了被界定為男性的人一生的命運。「男人」不但是一個稱謂，一個社會分類，一個社會性別，它還是一個身份，一套規範和一種實踐。社會學家康乃爾（Connell,1987）認為在任何社會中，都存在著社會對男性的一套要求。在文化層面上，這套要求以文化性別規範的形式出現；但在制度和組織裡，這套要求在分工、權力和資源分配上體現出來；而在個人層面上，這套要求主宰著親密的互動關係。由此看來，男性的生命其實是一個「做男人」的過程。男性要在家庭、勞工市場、國家、公共空間、社會網絡（朋輩和男女情愛關係）中學做一個「真男人」，否則會受社會的制裁，受同輩的嘲笑，和受異性的排斥。最近十年日本和香港都流行的一些如「毒男」、「電車男」等名稱，這些都是社會對未能符合主流社會要求的一些男性的負面標籤。

2.2　　時常聽到人罵人家「你都唔係男人！」、「你點做男人？」、「你仲係唔係男人？」、「唔該你似返個男人？」，這些罵人的說話直接的挑戰了被界定為男性的人的性別身份。但是我們的性別不是天生的嗎？性別不是最無容置疑的嗎？不是有陽具的就一定是男人嗎？原來雖然社會把有陽具的人分類為男人，但社會亦為「男人」分了層級：可以符合社會期望的就為之「真男人」，不能符合社會期望的就被貶為「不是男人的男人」。康乃爾把社會對男性的主流要求稱為「霸權男性陽剛氣質」（hegemonic masculinity）。每個文化、每個社會、每個年代對所謂「真男人」的要求也可能有異。在香港這樣的現代資本主義社會中，主流對「真男人」的想像可能是一個有財富，有專業知識，和有社會地位的中上層異性戀男性。這個想像當然反映了男性在經濟、社會和政治領域裡相對女性的持續優勢。但是要符合這個「真男人」的想像也並非一件簡單容易的事。隨著社會經濟結構轉變，貧窮問題惡化，貧富差距日益擴大，年青一代的男性要做到社會對所謂的「真男人」的要求可能越來越困難。另外，隨著女性受教育和參與勞動市場的機會增加，男女的關係亦面臨轉變，在這雙重的轉變中，不同世代的香港男性又是如何看「男人」一詞？他們的性別身份和處境又受著怎樣的衝擊？

現在做「男人」難！

2.3　　不同世代的受訪男性雖然對何為「真男人」、對霸權式男性陽剛氣質有不

同的理解，年長和年輕的男性都普遍認為，現在要符合霸權式男性陽剛氣質的話，對男性的要求是越來越難。

> 「上一代好似係賣勞力嘅，即只要你返夠八個鐘…或者十二個鐘，你就會有舊錢，返到屋企就可以安安樂樂，成家有飯食，咁但係呢一代就樓價係咁升啦，工資水平又跌呀，社會競爭越嚟越大啦，低學歷嘅青年人呢，如果佢唔能夠追上高學歷嘅時代呢，佢壓力好多啦。」（青年組，大專生）

2.4　香港社會整體在過去二十年好像富有了，但去工業化嚴重打擊低下階層的男性。這不但造成一部份中老年男性的長期失業，而新增的服務性行業，尤其是低職位的服務性行業對員工的要求和傳統性別規範著重男性剛強一面的特質也好像格格不入。一位受訪的年青男性是這樣形容自己對工作的抱負：

> 「（我想做）賺到錢但係又唔使呃呃亾亾呀，成日笑嘅工作。」（青年組，技術工人）。

2.5　很明顯地，在他的眼中，服務性行業不是真正男人的工作。細心分析受訪的男性對工作的定義，發現他們認為工作必須是可以給予到他們一個「將來」，有「就業前景」、「出路」、「目標」和「滿足感」的「事業」。而基層的男性，無論年紀，更強調工作中的「技術」和「手藝」。相反，服務性行業在他們眼中只是販賣情感和笑容的技倆，和真正需要「技術」的工作不可同日而語。服務性行業的要求與男性陽剛氣質的錯配使年青一代的男性，尤其是沒有甚麼學歷的男性在求職上大感苦惱。上向流動機會的縮小及競爭加劇也使年青的受訪男性比年長的男性對性別身份的憂慮較多。這一點連年長的受訪者也感受到。

> 「人哋幾多大學生去搵差佬呀，我哋以前呢唔識字都可以做（差佬），而家要高 quali（資歷）先當差既，幾多大學生呀，你而家讀完大學出嚟都冇乜嘢好做呀。」（老年組，退休人士）

<u>男性身份 = 事業 (工作 + 收入)</u>

2.6　去工業化對男性身份的衝擊說明了工作和收入對男性身份的重要性，而這點是不分種族的。雖然我們受訪的男性佔 96%是中國人，但為了解香港少數族裔，尤其是南亞裔男性的處境，我們也特地透過社區組織的安排，和三位巴基斯坦裔男性作了小組訪談。這裡節錄了訪談中最令人深思的一小段：

「[零至十分，十就係成功嘅男人，零就係唔成功嘅男人。你會畀自己幾多分？] 我係……我係 zero（零分）。」

「As a man, zero…socially I think I am strong… and the family…I think I'm also talented, but…financially，I think something is lost.（作為一個男人，零分…我認為自己在社交上和家庭上表現不錯，我也認為自己有才能，但財政上，我覺得缺少了一些。）」（青年組，少數族裔失業者）

2.7　為甚麼一個認為自己在人際關係及家庭裡都成功的人，會認為自己作為一個男性是零分？答案是只因他失業，未能在財政上支持家人的生活。從這個例子，我們可以看到經濟能力是界定男性身份的核心標準。從其他受訪者的分享裡，也可看出這點：

「先有事業嗰先有幸福屋企。」（青年組，失業人士）

2.8　年長的男性固然認為「男人必須擔起頭家」。但隨著社會普遍物質生活豐富了，擔起頭家的意思已不再是三餐温飽那麼簡單，而是有沒有能力置業，獨力承擔家人的生活和在情感上給予家人支援和關顧：

「我覺得經濟係一個壓力，但…你搵好多錢…就冇時間啦，嗰有時屋企人就會嘈…你呀又唔照顧我阿爸阿媽，又唔照顧屋企人，又唔孝順…」（青年組，大學生）

「家庭壓力就源自於你搵唔搵到錢嘅啫…你能唔能夠負擔得起你兩個人一啲生活嘅消費…你買唔買樓呀，你養唔養到仔呀，你能唔能夠負擔你老婆唔出去做嘢呀。」（青年組，碩士生）。

「你有兩三萬就穩穩陣陣，但係如果你得兩、三千，人哋就會話，你係咪男人嚟咖，你係咪吞泡（撲）呀，只要肯努力就有得上位，即呢個都係其中一個壓力來源囉。」（青年組，大學生）

可想而知，隨著物質生活豐富了，對男性當家的要求也增加了。

「而家要求多咗呢…物質享受多咗…啲人呢，比較，比較…以前我唔知人哋係咪嗰嘅生活，大把人都係嗰嘅生活，大佬你睇我以前就知我點捱返嚟咖啦。」（老年組，退休人士）。

男性身份 = 強者

2.9　因為香港整體的生活水平相比起二、三十年前是提高了，也因為香港的有錢人多了，比較的壓力也大了。相比起年長的男性，年輕的男性也多了一個比較的對手──女性。當然無論年長還是年輕的男性，界定男性身份的另一個核心標準是要比身邊的女性強。一個男大學生這樣形容一個他心目中的「真男人」，他說一個「真男人」要有「三高」：

> 「學歷高，收入高，重有咩呀？身高。」（青年組，大學生）

2.10　「高」是一個相對的概念，比誰高呢？原來對大部份的受訪男性來說，他們首要的比較對像是身邊的女性，尤其是伴侶和配偶。

> 「如果個配偶搵錢多過我……我會盡辦法令自己人工多過佢嘅…因為我覺得係天賦我地身體係強啲比較適合做多啲嘢，咁所以我地唔可以輸比佢哋囉。」（青年組，大學生）

> 「喺香港嚟講，一個男人你都係要搵錢多過女人。」（青年組，碩士生）

> 「唔想輸（比個女仔）…無咩 face（面子）。」（青年組，失業人士）

2.11　但問題是，在二、三十年前，因為女性受教育機會少，工作收入也普遍低於男性，當時的男性（即現時的年長受訪者）要比身邊的女性強並非是一件很困難的事。但時至今日，大專院校的女生數目已和男生相若，勞動力市場上也越來越多女性從事高收入的工作，此時仍要比身邊的女性強，並以此來體現男性身份就相對地困難多了。一位年長的男性也有感而發：

> 「我覺得以前做男人快樂過而家添，辛苦得嚟好快樂，因為我哋冇比較。」（老年組，退休人士）

兩性關係：不變與轉變的角力

2.12　隨了經濟方面的問題對現今的香港男性造成身份的挑戰，兩性間的相處也使男性，尤其是年輕的男性大感困惑。傳統社會對女性的要求是要三從四德，要

溫柔和懂得照顧男性。雖然年代不同了，但受訪的絕大部份男性，無分年紀，仍然希望自己的女伴能够擁有這些傳統的素質。當分享他們心目中的理想女性時，他們這樣說：

> 「溫柔呀同埋體貼…唔使好聰明咖…間唔中煮啲我鍾意食嘅嘢…幫我掠下骨呀嗷樣囉。」（青年組，失業人士）

> 「大陸啲女仔…佢會幫你…即表面上呢佢會好尊重男朋友個面子…譬如一班人飲、即係飲嘢嗰陣時呢，佢會好、好好服侍呢個男朋友，即係呀你飲呀我斟畀你飲呀嗰啲囉，令啲朋友話呀你女朋友咁好嘅，對你真係好啦嗷樣囉。」（青年組，失業人士）

2.13　但受訪的男性也慨嘆香港的女性已變了，女性不但變得有主見，對男伴也越有要求。

> 「傳統有男人講冇女人講咖嘛，女人嘅 bargaining power（議題能力）冇咁勁…咁佢地搵唔到食嗰陣就要靠個男人囉，咁就冇得阿之阿哉囉。咁而家唔係嘛，而家好多時個女嘅仲強過個男咖嘛喺事業方面…就係個可以話係叫 bargaining power 唔同咗囉…又唔係使你養…爭執會多啲囉。」（青年組，專業人士）

> 「上一代…可以搵到錢個話，你已經係好好，可以嫁得過嘅一個老公嚟咖啦…但而家女仔希望佢哋將來個老公…又要有錢啦，靚仔啦，又要細心啦，溫柔啦…現今男仔比較上係更加有呢個困難性…因為而家啲女仔可能搵得多錢啦，有呢個權去講嘢吖嘛…可以更加高嘅能力去搵得更加高嘅伴侶囉。」（青年組，大學生）

2.14　令受訪男性，尤其是年輕男性不滿的是，他們認為現今的香港女性一方面已不符合傳統對女性素質的要求，亦不願意做傳統要求女性做的義務，但另方面，卻要保留她們在傳統裡的權利。

> 「而家講兩性平等嘛，男仔可能要騰返啲本身人嘅權利畀女仔，但男仔本身嘅義務係冇少到嘅…例如話盞燈壞咗…女仔叫男仔過去整…其實係擰下之嘛…跟住你話你自己整得啦，佢就話，嘩，你係咪男人嚟咖。」（青年組，碩士生）

2.15　除了經濟、競爭和與女性的相處令現今的香港男性苦惱，不能抒發心中的苦惱也是另一大問題。情感抒發的要求特別見於年輕的男性。中產階層和受高等

教育的年輕男性在這方面的體會似乎最深，又可能因他們比較能夠表達自己這方面的需要。

> 「點樣發洩嗰種壓力，嗷佢未爆煲咪唔使處理囉（笑）。」（青年組，碩士生）

> 「就係覺得男性係要剛強…你要企出嚟係一個獨立個體…有少少霸氣呀…即企出嚟…真係一個可靠嘅人…即可以依賴嘅人…男性要係一個獅子呀，老虎呀，係要有適當嘅 ability（能力）去做某啲嘢，同埋仲要係畀到人一個，即就算係唔睇得都嚇得嘅概念…男性少咗個彈性做一個軟弱嘅角色。」（青年組，大學生）。

> 「一個人一定有軟弱嘅一面…但係男性軟弱嘅一面剩係可以自己知，或者剩係一啲好熟嘅朋友知囉…社會係唔可以接受到你企出去，見到你柔弱嘅一面囉…但係女性係，你企出個社會度，你見到佢強同弱嘅一面，大家都…多數人可以接受囉，咁男性係…就算你係，企咗喺度俾人鬧到，噴到成面屁都好，你都係要欣然接受…即抑壓住你自己唔會做囉，好容易會形成你背後好多壓力囉。」（青年組，大學生）

> 「即求救…示弱呢樣嘢唔係幾容許嘅。」（青年組，大學生）。

> 「畀個上司鬧到一臉屁咁，女仔可以選擇黑面…佢哋可以選擇喊，我哋男士，可以選擇黑面，但唔可選擇喊。Option（選擇）係少啲…」（青年組，大學生）

不變與轉變中：是危還是機？

2.16　上文提到現今的香港男性，尤其是年輕的男性，面對著經濟結構和兩性關係的轉變，性別身份受挑戰。很多都感慨現今的男性要符合傳統對男性的要求是越來越難。但轉變到底是危還是機？有受訪的大學生認為性別規範不單限制男性，也限制女性，轉變不一定是壞事，轉變可以是向好的一方向走，令到無論男性或女性都有多點發展空間。

> 「我覺得 to be fair（公平來說），有歧視女性，亦都有歧視男性，呢個社會係充滿歧視咖…即如果你話想點呀，可唔可以唔好咁多定型呢，男性一定要成功嘅，女性一定要幸福嘅，又唔一定嘅…

多啲空間，兩邊都可以，我唔介意女性多啲空間，但男性都可以多啲空間。」（青年組，大學生）

2.17　但問題是，轉變的步伐很多時都是不一致的。在傳統的思考中可見轉變的端倪：

「我覺得男主外女主內係一件好事，好過兩個人都各不相讓嘅情況…會和諧少少，咁當然再加埋就係男嘅有教養嘅係會尊重個愛侶嘅，有體貼嘅，而唔係喺度壓制嘅，呢個就係比較好啲嘅相處模式。」（青年組，專業人士）。

2.18　從以上的說話中可見雖然這個男性仍希望與伴侶以傳統性別分工的方式相處，但亦意識到要尊重女性。這可顯示在傳統思維中已滲透著轉變。另方面，在轉變中仍可見到很多傳統的足跡。例如有年輕的專業人士一方面表示自己願意和女伴分擔家務，也會尊重女伴希望工作的意願。但底線是女方必須以家庭為重，亦要求女伴要親自照顧兒女。

「我自己又唔係好介意分擔嘅，雖然我自己係比較鍾意…做野…你顧掂屋企啲野啦咁樣，咁如果佢硬係鍾意事業個話，咁就……冇嘅，都要尊重佢意見嘅，但係…如果你重事業到屋企都唔得閒理嘅，咁呢個我就唔會 ok（沒問題），咁即係第時你有仔女嘅時候你就唔可以掛住做嘢咖嘛，咁萬一兩個人都出去做嘢，咁唔通又搵個工人返嚟咩，咁我又唔鍾意…我覺得仔女係要自己帶，因為你父母係一個 role model（模範）囉，咁你冇可能將呢一樣野去假手於一個工人…（祖父母）間中頂下得囉，你都唔會成日想你爸爸媽媽幫你湊咖啦…你將佢當做一個責任推比佢地嘅時候，我就覺得咁樣唔 fair（公平）囉。咁你有自己嘅仔女，咁 raise（養育）你自己嘅仔女係應該負嘅責任嚟咖嘛，做對父母。」（青年組，專業人士）

2.19　另一個受訪年輕男性也認為，「男主外，女主內」可以接受，雙職家庭沒有問題，但如果是完全的反傳統，如「女主外，男主內」就不能接受。

「男主外，女主內係 OK 嘅，咁我覺得男女一齊主外都可以嘅，但我唔覺得女主外，男主內係 OK 囉，即係男人應該係要有啲工作…男人唔應該將自己局限係屋企裡面嘅，我自己覺得係外面出去搵錢做嘢係畀係屋企入面做嘢辛苦好多嘅，作為一個男性係更加有責任去擔當呢個義務囉…一個男人唔搵錢而係屋企做一個

家庭主夫而等個女人出去搵錢嘅話，我會覺得咁樣係食軟飯囉。」
（青年組，大學生）

小結

2.20　這章分析了現今香港男性一些對男性身份的思考。年輕的受訪者對男性身份的思考明顯較年長的受訪者為多。其中一個原因可能是因為年輕男性受性別身份問題的衝擊較多。可能當身份有了危機時，身份的思考才會出現。

2.21　總括來說，年輕和年長的男性都認為現在要符合傳統對男性的要求，要符合所謂的霸權式男性陽剛氣質是越來越困難的事。最主要的原因是去工業化和服務性行業的興起對男性經濟能力和工作前境作出的衝擊；其次是生活水平的提高使男性的經濟擔子增加。此外，女性增加參與勞動力市場，也意味著對一些男性來說增加了競爭。在人際相處方面，提高婦女地位，意味著較少婦女願意無條件地服從男性。然而，由於大部分男性受訪者仍然抱有很多傳統的性別觀念，阻止他們表達自己的感情，男性覺得很難表達不滿，以及處理自身的壓力。一些男性受訪者還抱怨，女性想擁有一切，即同時要求新的自治權力，卻又繼續捍衛自己的傳統特權。

2.22　縱觀不同年紀的男性的分享，我們發現香港的男性仍然抱有很多傳統的性別觀念，但在新的經濟和社會環境下，已缺乏可以讓他們擁抱這些傳統觀念要求的物質基礎。傳統和轉變的想法常常並存。在性別關係的迅速轉變下，無法避免地使到兩性頓感失落。

第三章
男人說男人之苦：一個階級分析

「養妻活兒、一家之主」的掙扎

「第一係工作，一定要有一份呢，唔係要好高嘅收入，係可以養妻活兒嘅收入，你唔能夠養妻活兒，嗰就梗係好悲慘啦」（基層男性）

「好多基層市民，剩係老公做係唔夠使咖而家…所以呢男人呢方面責任心同埋個擔憂係比較重過女性嘅，因為呢最好我自己搵夠，我老婆唔使做。」（基層男性）

「我結咗婚嘅有老婆有仔女，咁呢，供書教學，養妻活兒，成個擔呢，基本上就壓咗落嚟啦。」（中產男性）

「我哋個經濟個處理呢就分開嘅，即總之呢一咋嘢你搞掂，呢一咋嘢佢搞掂，咁通常呢，就係我搞掂嗰啲梗係好大瓣咖啦…一切關於衣食住行嘅，即係交租呀、供樓呀、菲傭就我嘅…咁煮飯，買餸…買衫畀個女呀嗰啲咪佢個囉。」（中產男性）

3.1　男性身份的建構過程受到許多自身及外在因素影響。從以上的說話中可以清楚的看到無論是中產或是基層男性，都把工作與男性身份掛鈎。對於受訪的男性來說，工作的重要性在於工作給予男性經濟能力照顧家庭。工作亦使男性可以肩負起傳統性別規範對他們要「養妻活兒、供書教學」的要求，雖然已婚婦女逐漸增加投入勞工市場。而根據 2009 年進行的一個本地家庭研究（Ting, 2009），現時本港已有約兩成的家庭是女性收入高於男性，但似乎在觀念上，男性仍認為自己的收入應是家庭的主要收入來源，太太的收入是輔助性質。工作對男性的重要性已超越經濟因素，而帶有重要的象徵意義。也有男性認為只有當男性的收入足夠支持家人的生活時，才可以使家庭和睦。

「你搵到錢呀，你先可以養活你家庭嘛，學你話齋，你有咗錢，你先和洽吖嘛，冇錢邊和洽啫，係咪呀？」（基層男性）

3.2　男性的這個想去也可能反映了妻子對丈夫的期望。在傳統觀念裡，男性除了在經濟上必須是家庭的主要提供者，也是一家之主，意即是家庭裡地位最高和權力最大的人。但是現代香港男性在家庭的地位似乎已並非必然，起碼有基層男性反映，他們在家庭的地位相當程度上與他們的經濟能力有關。

> 「佢（女性）搵到錢，令到佢就喺個家庭大聲過你啦。」（基層男性）

3.3　跟基層男性有所不同，中產的男性就認為現時他們在家庭已沒有絕對的決定權，但同時仍需肩負起主要的經濟責任。

> 「佢哋（女性）係權力上佢係高咗，但你（男性）喺顧嗰頭家個責任度依然要多啲嘅。」（中產男性）

3.4　從以下的說話中可以看出基層和中產的男性把經濟能力與他們的男性尊嚴緊扣在一起。

> 「如果你話比女性養家我梗係唔開心啦…中國人嘅傳統呢就一路都係由男養家嘅。」（基層男性）

> 「如果個女人出去…搵錢去幫補家計，會覺得自己無能囉。」（基層男性）

> 「女人幫老公拎嘢呀，或者做啲濕碎嘢呀，打打點點呀，我覺得好正常，但係男人幫個老婆做啲濕碎嘢呀，做阿四咁，即挽公事包呀嗰啲，跟出跟入，唔係幾好睇咁樣囉。」（基層男性）

> 「呢個係面子問題，一般嘅男性呢，係要強，男人係強者嚟咖嘛，咁若果變咗好似男人弱過個女嘅…有個壓力，人哋點睇呢？」（基層男性）

> 「因為我哋輸唔起咖嘛。」（基層男性）

> 「好多時候男人會覺得呢女人睇你就係睇你嘅工作呀。」（中產男性）

> 「佢（女性）搵得多過我嘅，咁其實多少有啲壓力咖，自尊心囉！」（中產男性）

3.5　　對於男性來說，他們不但要有能力照顧家庭，他們的能力還要比妻子高，才算是真男人。換言之，男性的尊嚴是建基於與女性的比較和他的相對優勢。有學者認為男性的性別身份是建基於做「非女性」的事，即男性的身份還建基於做比「女性」高一等的事。就算一個男性收入豐厚，他也可能感到不足，如果他的妻子／女伴成就和收入比他高。因此，男性的壓力就會很大，因為他不但要和其他男性競爭比較，他還要時刻鞭策自己超越身邊的女伴。在這樣的氛圍下，未能符合期望的男性就會覺得沒有面子，自尊受損和自信心受打擊。如果男性的身份不是建基於超越自己，而是建基於要超越女性，在今天女性普遍和男性受同等教育和大量投入勞動力市場的情況下，又談何容易。更何況在社會及經濟架構急速轉變下，男性要「出人頭地」已是越來越困難。

基層男性與創業 – 願景和失落

3.6　　雖然工作對基層及中產的男性同樣重要，但他們對如何可成功的途徑就有不同的領會。大部份的基層受訪者仍嚮往「白手興家」，相信創業是唯一的成功之路。

> 「要白手興家搵到錢啦，咁謂之成功啦，如果打份工嘅，多定少啫，你打份工係成功呀，睇你搵幾多嚟定，呢個係兩回事囉。」（基層男性）

> 「最主要你搵到錢，創到業，控制到人哋嘅，你打工點成功啫，你成功極都係打工。」（基層男性）

> 「打工仔始終永遠都唔會發達。」（基層男性）

3.7　　但是受訪的基層男性同時也很悲觀的看到現實環境與他們期望間的鴻溝：

> 「早幾十年呀喺香港，你唔識字都可以搵到份嘢做，而家唔得啦，而家冇晒工廠，你稍為識少啲呀，根本都唔夠人競爭。」（基層男性）

> 「你想喺香港創業呀，冇咁易咖啦…唔同以前呀，可以搵間山寨廠搞下，搵三幾個人都搞得起呀，而家唔得咖啦…而家所有嘅行業都被集團式控制晒，根本你個人就好難，即創業嗰種機會唔係冇，而係好微…而家根本冇啲主流嘅行業畀你去創業嘅，全部畀晒大集團去食晒，嗰啲非主流嘅行業呢，你唔係咁容易創到出嚟…」（基層男性）

「如果你想白手興家呢，首先要有筆錢出嚟，你先可以做到你嘅嘢，你冇呢筆錢出嚟呢，你就好難做到你白手興家嘅嘢囉，而家唔同大陸呀，大陸國內呢，你有筆錢喺度呀，你就好容易，好容易興家咖啦。」（基層男性）

「香港點解創業難呢，我覺得係高地價政策，做到啲租金咁貴，你而家開間鋪頭，今個月一簽約三萬銀，嗰個業主周不時吼你生意好唔好咖，見到你生意好，又加租，咁你就做做埋唔夠交租。」（基層男性）

3.8　從以上的說話可以看出，基層的男性意識到香港產業結構由勞動力密集工業過渡到以知識為主的高端金融和服務業，這對缺乏一紙文憑的他們是非常不利的。他們又批評香港的不同行業已被大財團壟斷，小市民創業的空間日漸縮小，高昂的租金和激烈的競爭也使小本經營的店家失去生存空間。

中產男性與社會上向流動 – 願景和失落

3.9　與受訪的基層男性一樣，受訪的中產男性同樣地對他們的工作前境感到迷茫。對於中產階層的受訪男性來說，男性身份的基石是事業：

「我自己都想做一番事業咖嘛，即我自己都想有 achievement（成就）咖嘛，我自己都要 self-identity（自我認同）。」（中產男性）

「我想講嗰樣嘢唔係工作，我想講事業呀…嗰種可以實現我自己呀，我要 create（創造）啲乜嘢出嚟呀，我要做一番事業呢。」（中產男性）

3.10　而事業的定義包括兩個元素：上向流動機會和工作滿足感。這些男性如下表述他們的想法：

「我諗個工作重要，因為你要向上爬。」（中產男性）

「無論做生意同打工，停滯不前嘅…你廿年前係呢份工，廿年後又係呢份工，或者你做生意廿年前又係呢間鋪頭，廿年後又係呢間鋪頭嘅，咁人哋唔使問啦…有冇進步過先…」（中產男性）

「但調返轉女性，佢廿年前係呢份工，廿年後又係呢份工，佢冇問題喎，好安樂喎。」（中產男性）

「男性二十年前做呢個位，二十年後又做呢個位，咁跟住，外面對你嘅評價，你自己對自己嘅評價，你老婆對你嘅評價，三樣嘢都唔放過你個喎。」（中產男性）

「不論你結婚或者單身都好，工作對一個男性嚟講都係一個好重要嘅 identity（身份）嚟…如果你一個工作，可能好似又唔穩定，又唔會有一個 promotion（升遷）嘅機會，即可能一個 dead-end job（沒有前途的工作）…可能你廿歲都還 OK，你卅歲你覺得你會點解嗷咖，你四十歲仲係咁你好大鑊。」（中產男性）

3.11　但社會上向流動機會的減少和工作的零散化和不穩定性增加，大部份中產的男性也意識到很多工作已不是他們理想中工作的形態。就算有理想的工作，跟女性的競爭也很大，他們覺得已失去優勢。

「我嘅感覺就係我 2000 年喺美國返嚟香港呢，感覺就係好似香港已經冇咗長工呢一樣嘢，即好多人返 part time（兼職）…」　（中產男性）

「而家 contract base（合約制）呀，各方面呢，即畀個壓力個男性呀。」（中產男性）

「即係個社會結構轉變咗…而家進入咗，我覺得係強調個人嘅 communication skills（溝通技巧）上面，因為服務業而家喺香港基本上佔咗好大比重嘅行業啦…即我覺得就係男人係工作上面再冇乜好明顯嘅優勢，甚至可能你見工，好老實講吖，你老闆揀女仔都多過揀男仔啦…」（中產男性）

雙職家庭的壓力

3.12　生活指數提高，房價物價上漲，很多香港家庭已不能單靠男性的一份收入維持生活。雙職家庭的普及化是一個大勢。當然雙職家庭中的女性所受的壓力一般比男性大，因為大部份的家務和育兒工作仍主要由女性負責。但由於一般的工作工時也很長，而現時看管兒童家課要求越來越多，雙職家庭中的男性也感受到壓力。這尤其影響雙職的基層家庭。一方面他們缺乏資源聘請家庭傭工幫忙料理

家務和照顧小孩，另方面很多基層男性的工時也非常長，長達 12 小時。這種種因素造成在我們的受訪者中，基層的男性特別感受到雙職所帶來的壓力。以下是他們的心聲：

> 「而家其實呢個社會啦，你話男主外，女主內，我諗呢個家庭好難維持生活落去，因為而家，唔好講難聽啲，樓價咁樣起到飛起，物價又起到飛起。」（基層男性）

> 「你要事業同家庭兩方面都兼顧到嘅，係好難嘅，因為而家出嚟做嘢嗰啲工作時間係好長嘅，咁變咗你就兼顧唔到屋企啦，咁兼顧唔到屋企，自然會產生好多矛盾咖啦…抽唔到時間出嚟陪屋企人…比如陪子女，同佢哋出席一啲活動呀…子女學習方面嗰啲嘢呀，即擺唔到時間落去。」（基層男性）

> 「我太太就做酒店嘅…咁我呢，電訊…我經常都 OT（加班）嘅…屋企啲小朋友好少時間同佢哋溝通囉，佢讀書嗰啲嘢呢，全部畀晒啲（家傭）……即係，一日到黑由我返工出門口，到我返到去佢哋已經瞓晒覺，咁就每個星期係得一日（見面）嘅啫。」（基層男性）

> 「講就講返九個鐘，其實呢我就開十二個鐘，幾乎每日都係咖……咁你返到屋企，其實我好想睇吓細路仔啲功課嘅，咁但係真係做唔到……有時呢，啲細路仔梗會曳咖嘛，咁變咗你個情緒呢，冇得發洩你又會鬧佢。」（基層男性）

> 「有時都係半夜三更先摺衫呀，執屋企啲嘢，都係咁樣咖咋，即係十一、二點食埋晚飯先去整呢，聽日仲要返工…或者可能到換季，到夏季都重有好多冬季衫掛喺度，都冇時間執，都有咖，即點樣去處理呢，好多嘢好似打掃呀，好多嘢堆喺度呀，好多次要嘅嘢都係推遲一、二天做呀…」（基層男性）

男女相處新挑戰

3.13　不僅在經濟上的成功及平衡家庭和工作責任的能力方面，中產階級男性和基層男性有不同的想法外，我們觀察到另一個不同之處。與基層男性相比，中產階級的男性似乎更關注性別關係上的新挑戰。在我們的焦點小組討論中，許多中產階級的男性表示關切，對於他們來說，男女相處越來越困難。

「大男人好易做嘅啫，我潮州人嚟咖嘛，最好就學我老豆，唔使咁辛苦，唔學老豆去做一個所謂負責任，或者係公平嘅男人呢，我覺得就反而困難，下下就要，做嘅嘢又要兼顧埋女性嘅感受。」（中產男性）

3.14　在工作中與女性接觸多了，也使他們要更小心處理與不同女性的關係。

「我接觸嘅女性比較多嘅，其實…最大問題呢，就係對女性冇感受就假嘅，即結咗婚都好，你話鍾唔鍾意其他…喺 1972 年之前啦，有錢人聚幾個妾侍呀…咁但係到今天呢，嗰個男性嘅壓力呢，我自己見到嘅就反而係呢方面呢，就係第一，又要顧男女平等，第二，又要解放，又要釋放，讓女性平等，自己又要蝕底啲，咁第三呢就係你又要照顧自己…個情慾嘅關係呀，你要小心去處理…」（中產男性）

3.15　情感的維繫是現代婚姻的一個重要元素。然而，男性應該如何保持一個浪漫的關係？很多中產的男性都感到壓力。一方面他們意識到需要在情感上增加投入：感情是要灌水的！但另一方面，他們又不滿這些投入表演似乎是對男性單方面的要求。

「得閒你送吓花佢囉，生日又要記得啦，又要幫佢拉吓櫈啦。」（中產男性）

「（老婆）有啲轉變你要察覺到囉。例如髮型唔同咗呀。」（中產男性）

「有陣時你做男仔都可能要交戲呀…一來就係滿足返女性對男性形象嘅一個要求啦，另一方面你都可以話係男仔喺個相處上面係需要一個面具，或者係 buffer（緩衝）去令到佢舒服。」（中產男性）

「即女士嘅心態就係，即男女，老婆老公食飯咁樣，老公夾餸畀老婆，如果唔夾呢，啲女士可能會諗：『我識夾餸，唔代表你唔使夾餸畀我呀。』」（中產男性）

「就算（吵架）你（吵）贏啦，佢走咗去，錯嗰個都係你嘅啫，都係要你亟返佢……就算係對方錯嘅時候，你都要大量去原諒佢……如果你做錯嘅時候你就大鑊啦，你即可能要 compensate（補償）去做咁樣。」（中產男性）

3.16　有趣的是，對情感交流的著重不但是中產階層女性的普遍訴求，中產階層的男性表示也有這方要的需要。下面的男性受訪者詳述太太把心力都投放在女兒身上時，他覺得受忽略。

> 「好似而家個老婆成副精神都放喺個女嗰度，我又覺得我被忽略…係要有感情咖嘛，我而家係覺得被忽略咖嘛，男人之苦就係，一個循環，當個 cycle（循環）去到呢度呢…我而家多數都係要搵人同我行山咋，我老婆絕對唔會同我行山嗰喎，我個女都唔會同我行山。」（中產男性）

第四章
香港男性的家庭和婚姻現況

4.1　　第三章的分析顯示，無論基層和中產的男性，他們都把工作和經濟能力與他們的男性身份緊扣在一起。從九十年代開始有關香港家庭或父親的研究都顯示，男主外女主內仍是大部分家庭的寫照，即便女性在家庭以外工作比例大幅增加，大部分的家務仍由她們負責，而香港父親的角色大部分還是很傳統。香港青年協會於 2001 年的調查發現超過九成受訪父親認為「好爸爸」應能養妻活兒、教育子女及有美滿婚姻（香港青年協會，2001）。香港小童群益會的調查有相同發現，約一半受訪父親沒有參與照顧子女日常生活，有四成七父親沒有或很少做家務，相反超過五成父親認為他們是負責家庭支出和教育子女（香港小童群益會，2003）。明愛社區發展服務於 2003 及 2004 年分別調查了基層和失業父親，發現經濟能力為他們男性身份最重要的指標（明愛社區發展服務，2003；2004）。明愛男士成長中心及城市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於 2002 年訪問過千名 36~50 歲的男士，發現只有約四分之一的男士經常參與輔導子女學業，而有參與家務的男士只有 43%（明愛男士成長中心、香港城市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2003）。婦女事務委員會於 2010 年的調查則顯示只有四成四男性認為自己應該分擔家務（婦女事務委員會，2010）。而我們這次調查發現，絕大部分受訪男士都仍然擁抱賺錢養家是男人的家庭責任這個觀念。

賺錢養家的期望

> 「但有啲人覺得有份工，養掂屋企人就叫成功，所以真係如果以我標準嚟講，成功都係呢種啦，即係屋企唔係太多困擾嘅，咁仔女都係，當然能唔能夠話讀到好多書啦，得到好高嘅學歷，就要靠你自己啦，但一般啦，中學呀，去到專上呀，如果都可以應付到，作為父親都會覺得自己係成功咁樣。」（52 歲，已婚，有兩名子女）

> 「我一個家庭，四個人，兩個仔女呀，咁我太太就唔做嘢嘅，咁我一個人份糧呢要負擔成個家庭，咁樣都叫做滿足到個要求啦，即我覺得都幾滿足吓。」（44 歲，已婚，有兩名子女）

4.2　當在家庭以外工作成為主要責任後，父親在照顧以及和子女相處就變得次要。有父親認為間中幫太太分擔一些家務，以及在假期中和子女外出活動便可以了。

「[咁你有冇話會做啲家務呀？] 少少啦，間中都有少少啦。[例如呢？] 洗吓碗啦，執吓檯啦，出去買吓餸啦，買吓嘢啦。[咁啲仔女呢？] 仔女溝通都幾好，即係禮拜呀，假期啦，同佢出去活動吓啦，都幾好。[會做啲乜嘢呀？] 去游吓水呀，打吓波呀。」（44 歲，已婚，有兩名子女）

「有時間就盡量去陪佢哋囉，一放假，譬如佢哋話去海洋公園呀，總之佢哋識得去玩嗰啲嘢，咪陪佢哋去飲茶呀，大啲去海洋公園呀，同佢哋去邊度玩呀，嗷樣囉，即盡量投放多啲時間。」（56 歲，已婚，有兩名子女）。

4.3　但也有一些男士認為除了賺錢養家以外，男士也應該做家務，才算得上對家庭有承擔，也是對子女負責任的表現。

「作為一個好的丈夫、一個好的爸爸，首先是要有工作，起碼要有工作，家裡的生活能過得去。基本吃飯問題解決了以後，然後就是房子問題。肯定要借錢，肯定要拼命地賺錢，要節省點用。但肯定孩子會出生，慢慢上幼稚園、小學、中學、大學，那肯定要供書，要對家庭承擔。有些人工資不多，卻是用錢去賭了、去喝了、嫖了，那就不行了。我覺得家庭呢，做一個好男人，不應該大男人主義，應該甚麼工作都做，我在家裡都打掃，煮飯……對家裡有承擔，自己分擔家裡的工作，煮飯、清潔、買餸、洗衫、晾衫、收衫，我甚麼都做。有些工作我可能比我老婆還要做得多一些，從小做慣了。」（70 歲，再婚，有三名子女）

「[咁你喺屋企嗰陣會做啲咩呀？]冇乜嘢做咖，就係湊仔囉，湊仔已經好多嘢做，做唔切咁多嘢咖，雖然有個工人喺度啫，但係工人始終係工人，你都係要照顧個仔，自己個仔嚟咖嘛……我老婆完全唔識做家務咖，完全都係我做咖。其實就……洗地呀，抹地呀嗰啲，全部都要自己做咖，我又好 enjoy（享受）喎呢樣嘢，抹地呀，抹窗呀嗰啲嘢，梗係自己做啦，有工人做都係幫輕嘅啫。」（56 歲，離婚，有三名子女）

4.4　這些有較開放性別觀念的男士只佔我們訪問的小部份，而即使這些男士也

都認為工作是男性身份的首要位置。像一些待業男士，即使他很樂意照顧子女和料理家務，也接受太太賺錢比他多，但是他仍然認為男性必須工作，而當工作和照顧家庭有衝突的時候，男性也應以工作為先。

> 「男人始終都係要做嘢咖，你冇可能靠個女人養你咖，呢個係絕對冇可能個喎……你攬住個仔返嚟撫養，對你、對你個仔都根本冇好處，你一個男人你點樣帶個仔啫，呢個我理解喎，即自己嘅經濟能力唔得啦，你好多嘢你唔能夠成日跟住佢，照顧佢放學呀，你根本就冇咁嘅時間去做，就算你喺屋企你都唔會有咁嘅心思細密去照顧，佢係諗得好長遠咖，女人始終都係。」（56 歲，離婚，有三名子女）

4.5 女性透過參與家庭以外的有酬勞動，大大提高自己的經濟能力。當她們未能如家庭主婦般負擔全部的家務勞動，丈夫因此需要分擔一些家務(Tsang, 1994)。中產家庭則選擇以外籍家庭傭工來處理家務。但即使如此，女性仍是主要的家務勞動者(Choi & Ting, 2009)。傳統的「養不教父之過」、「一家之主」、「男主外，女主內」性別角色在香港父親心裡還是根深蒂固。這種以經濟能力為男性身份標準的觀念，加上香港工作環境的繁重要求，令一些有意多放時間照顧家庭的男士感到無可奈何，也構成和子女關係的問題。

> 「我以前做嘢，朝早去返工，夜晚九點，十點返到嚟，見啲細路，真係九點至十一點咪兩個鐘頭囉，兩個鐘頭，就算你一路食飯一路同佢傾吓偈，你話傾得幾多啫，咁你從小到大，都係靠禮拜呀，放假嗰啲去陪佢哋囉。」（56 歲，已婚，有兩名子女）

> 「有時你因為公司啲壓力大呢，又會影響到你喺屋企個情緒喎……有時呢，啲細路仔梗會曳咖嘛，咁變咗又你個情緒呢，冇得發洩你又會鬧佢，咁即係兩方面（工作和家庭）都做得唔好啦，平衡唔到嗰個情緒呀。」（36 歲，已婚，有一名子女）

> 「你話我哋之前呀，男主外，女主內，咁呀，男人痛苦啦，冇一個家庭樂啦，當屋企啲仔女已經疏隔咗，覺得冇咗一種親情呀，即我而家發生嘅問題就係咁樣，（嗚咽地）呢個係我經驗……喺屋企，咁大家休息，大家同啲仔女一齊去旅行，一齊去飲茶，咁你係咪話幾開心呢?呢個其實（對）家庭好重要咖。」（58 歲，離婚，有一名子女）

4.6　香港工時長的工作環境令很多男士長時間離家工作，和子女、太太見面時間相對減少。大部份企業及僱主假定（男性）僱員沒有家庭崗位，間接鞏固了傳統性別分工。但其實如果工作條件許可，有些男士也願意在工餘照顧家庭。

> 「公務員假期多，工作對我照顧家庭不是太大問題，兩個兒子小時候都是我幫他們換尿片、餵奶，也是我幫他們溫習。放工回家便做，可以讓太太放鬆一下、預備晚餐或者做自己的事。」（60 歲，已婚，有兩名子女）

婚姻問題

4.7　家庭是性別社教化的重要來源，也是性別分工、展現性別差異的重要場域。當家庭中的性別秩序仍然囿於傳統「男主外，女主內」的觀念時，社會要達致性別平等就有一定難度。當然，家庭的性別觀念也往往受著其他社會結構的影響。例如媒體宣傳父親節時，那些手錶、領帶、音響等所謂男性奢侈品突顯社會對爸爸那份陽剛特質的期望──父親要在家庭以外發展事業、賺錢養家，來保護和供養妻子和兒女，加上工作場域對「男主外」性別觀念的推波助瀾，令突破傳統性別框框變得困難。而這種傳統的性別觀念，也會影響到婚姻關係。以工作為主的男性性別身份建構令男士著重家庭以外的關係建立，有時會因此而忽略了維繫婚姻和太太的感受，積累了夫妻相處的嫌隙。

> 「咁一定有應酬，有應酬就一定夜歸，咁就形成咗一個心理狀態『你條友唔知係咪去咗邊，又成日返大陸』，我哋做裝修呢一定要返大陸攞料呀，有陣時一去就去一兩日先至返嚟，咁形成好多嘢就 argue（爭執），大家一鬧交就一定有咖啦……你日頭就同所謂嗰啲老闆呢去 social（聯誼）啦，食飯啦，飲茶啦，打麻將嗰啲嘢，咁佢就俾啲 job（工作）你做，佢大公司無乜所謂，佢唔係老闆嚟嘅，其實佢係一個部門主管嚟之嘛好多，我哋就要同嗰啲人喺埋一齊，咁變咗呢我夜晚好少返到屋企，所以佢晚晚食飯一個人食，其實諗起上嚟真係好慘咖。」（56 歲，離婚，有三名子女）

4.8　這種公共領域的性別身份更造就男性有婚外關係的機會，工作酬酢以及接觸家庭以外女性的機會多亦成為部份男性有婚外關係的理由。但受訪男士都認為婚外關係不應影響到婚姻，要懂得箇中界線便沒有問題。但「界線」的定義並不一致，有的會認為沒有感情投入或情感關係便可以，也有的會以沒有性關係為界限。

「好老實講，逢場作興一定有，同成班人去，個個都有咖啦，我哋唔係話沉迷去，我哋會抽身出嚟，會走吖嘛……應該話個個都出面有個女人，去玩呢，尤其是喺大陸玩添，一定有……嗷嗰啲女人根本都唔係存在嘅。」（56 歲，離婚，有三名子女）

「就係對女性冇感受就假嘅，即結咗婚都好……有情冇性就冇問題，有情有性你就好大問題，即我條線就咁劃法……有性有情呢，你就好難處理……個情慾嘅關係呀，你要小心去處理，可以有，我自己另一條線就係，你可以同好多人好 friend（友誼），可以有感情，不過你千祈唔好發生性慾，到此為止，你又要撚住。」（49 歲，已婚，有兩名子女）

4.9 婚姻關係中也有為金錢而有所爭執，主要為夫妻對應花費在甚麼地方上有分歧。從焦點小組的資料分析，偏重傳統養家角色的男性，因著其賺錢能力而希望多花費在享受上，而其太太則希望金錢能花在子女或家庭上面；相反，以家庭為先、會做家務的男性受訪者則表示會減少個人支出來騰出金錢於家庭支出上，反映出家庭觀念影響到金錢花費的價值判斷。

「最近就少啲囉，你話為錢銀拗撬，最近經濟唔好，叫你洗少啲梗有咖啦，有時走去，你知男人始終多數放假想一家出去行吓，咁你飲茶呀，佢話而家經濟唔好，盡量都慳啲囉，係囉，係呢方面梗有啦，男人始終都係手爽啲咖嘛。」（56 歲，已婚，有兩名子女）

「但調返轉喎，屋企嗰啲家電，我哋男人就左度右度買唔買新個喎，但女士就好緊張果個喎。」（52 歲，已婚，有兩名子女）

「我起碼不喝酒、不抽煙、不嫖不賭，對家裡有承擔，自己分擔家裡的工作，煮飯、清潔、買餸、洗衫、晾衫、收衫，我甚麼都做……賺多一點錢給小孩、給自己家庭生活過得好一點……我們兩公婆都不是亂用錢的人，我們兩公婆對家庭都有責任感，要不然怎麼會十年多就供完了（樓）。」（70 歲，再婚，有三名子女）

4.10　子女教育是另一項導致夫妻不和的源頭。有男性受訪者認為太太管教子女過於嚴格，要求子女學業成績太高，也安排過多活動給他們。但也有受訪者表示自己對子女管教更嚴格，因不希望子女學壞。

> 「我會覺得你畀啲空間個細路啦，跟住佢就必定發脾氣咖啦，即佢哋會諗『我為個細路做咗好多嘢，點解你唔支持、欣賞，仲要反過嚟係質疑佢做咗咁多嘢係嘛咗個細路仔空間。』」（49 歲，已婚，有兩名子女）

> 「譬如話仔女洗唔使讀名校，我諗多數父親呢，十個有七個話唔需要嘅，要嗰啲一定係媽咪咖啦……我畀個 freedom（自由）佢就話唔關心，填鴨式叫關心咩？係咪先？係佢嘅道理嚟啫，老婆啲歪理嚟啫。」（54 歲，已婚，有一名子女）

> 「我話唔好畀個仔咁多補習啦，佢由朝到晚都補習，我唔係唔想佢讀書，佢其實真係好慘，一放學就補習、補習，返到屋企就八、九點。住得遠吖嘛，跟住瞓覺啦，聽朝又要六點鐘起身，咁好辛苦咖小朋友，係呢樣嘢大家唔同意見。」（56 歲，離婚，有三名子女）

> 「（管教子女上）都唔合拍咖，因為佢就認為嗰啲由得佢，即係自由發揮，但我覺得有時就唔應該咖，要應該束縛啲，督促多啲佢，冇咁易行錯。」（58 歲，離婚，有兩名子女）

> 「我就認為有些事情，佢對女兒有一點放任自由，我就管得嚴一點……我就跟我老婆講，我老婆就有點不高興呀。」（70 歲，再婚，有三名子女）

4.11　但無論如何，大部分男士都認為自己比太太更懂得教育子女。即使太太全職在家照顧子女，男士也會認為因著自己的見識，自己比太太更懂得教導子女學業事宜。

> 「通常都係我話咗就算，多數都係咁，即仔女讀書呀，多數都係我 arrange（安排）嘅，佢好少話咖。佢多數都係管家務，返嚟都係理家務嗰啲嘢。即我哋分清咗啦，即分清楚，唔好第時又呢個講 A 嘅講法嘅，呢個講 B 嘅講法，唔使畀啲細路仔唔知跟邊個。」（36 歲，已婚，有一名子女）

「唔可以再畀佢個媽咪用嗰種手法咁做，要畀個小朋友知道我係自己嚟嘅，我有方向，我應該搵自己嘅方向，有自己理想，去做自己叻嘅嘢，唔係話媽咪要我做醫生我就做醫生。」（47 歲，離婚，有一名子女）

「就管教仔女，始終佢喺屋企時間多，即係太太多啲啦。但係如果係有學科嘅嘢，或者有啲功課嘅嘢就問一問我呀，可能我讀多少少書啦，咁會留返等我返屋企做啦。」（52 歲，已婚，有兩名子女）

4.12　面對各種婚姻衝突，男士往往選擇容忍，避免和太太互相指罵，因為他們認為家庭和睦是大前題，只有忍受下來才能達致，也能避免往後要彌補婚姻關係的痛苦。但其實他們大多感到不滿，因為他們感到自己的道理不被太太採納。

「當你提出另外一個 question mark（問題）嘅時候呢，就好容易有情緒。但係我哋好似要面對『男人之苦』，我覺得最慘就係硬食，你話佢係唔講道理，唔講道理係女人嘅專利，冇辦法，硬有硬啃，又唔想喺個細路面前表現同個媽咪嗌交，又唔講道理。」（49 歲，已婚，有兩名子女）

「係佢話事多，我從來好多嘢都唔畀意見咖，我認為唔啱呢，我就過咗一段時間我先講嘅，即費事大家拗，一拗就實鬧交咖，冇得拗咖。」（56 歲，離婚，有三名子女）

「如果個老婆係發晒火…即明知老婆係唔講道理，發晒爛渣咖啦，咁你呢講道理，知道第一，無用，你再去講道理之餘呢，你自己都避免唔到個情緒會起嘅……我就成日就要走去一個位，硬食，硬食之後，就哦一聲吞咗去，自己走入廁所又好，走去咩都好，就係（作深呼吸動作）。」（49 歲，已婚，有兩名子女）。

「其實 debate（爭論）嗰個原因想講講就係，佢拗贏呢，就係講道理啦，你拗贏呢，咪就係冇道理囉，所以個情況就會係咁囉。不過學精咗，咩叫硬食呢，就係到最後都係自己亾翻（佢）嘅，咁就寧願唔拗啦，咁就硬食啦。即係完咗件事，到最後都係要自己付出雙倍，三倍，或者四倍嘅時間嘅話，咁就寧願自己離開嗰個地方，停一停，深呼吸一啖，咁就叫硬食囉。」（38 歲，已婚，沒有子女）。

4.13　這種容忍其實並沒有處理男士心裡的不滿，也沒有為所爭吵的事帶來雙方都滿意的解決方法，有時甚至強化了妻子蠻不講理的印象，積壓了對伴侶更多的不滿。

4.14　在這一章的分析中，我們可以看出雖然傳統家庭性別觀念，特別在經濟層面上仍然很牢固，但也開始有鬆動的地方。只是很多時候，現存的社會結構並沒有為家庭和婚姻的性別平等帶來幫助，反而處處鞏固既有模式，令好些想突破性別框框的男士感到舉步為艱。

第五章
問卷調查結果

背景

5.1　有關香港的家庭和婚姻現況，除了第四章與男士訪談收集質性數據外，我們進行了量性的問卷調查，量度兩性的性別定型觀念、婚姻和工作滿足感、日常生活的煩擾和應對機制。是次問卷調查於 2011 年 6 月和 9 月中於兩場研討會向出席 470 人士派發，受訪者以自願性質作答，共回收 340 份問卷。

5.2　當中大概 46%的受訪者為男性。受訪者年齡分佈在 15~65 歲，其中 15~24 歲的受訪者約佔半數。大約 60%的受訪者達到大專教育程度。三分之二的受訪者為單身，另 30%的受訪者曾經同居或結婚。70%曾經同居或結婚的受訪者擁有一個或多個子女。百分之六十的受訪者個人月入少於一萬元。大概百分之三十的受訪者家庭月入少於二萬元。與《香港的女性及男性主要統計數字 2011》相比，是次受訪者總體較為年輕和教育程度較高，而當中更少人曾經同居或結婚，他們的個人和家庭平均收入都比香港整體人口為高。

調查方法

5.3　我們在問卷中量度不同的態度和觀念，包括性別定型觀念、婚姻和工作滿足感、日常生活的煩擾和應對機制。

5.4　在問卷設計上，我們結合了多個可靠度高的調查，以李克特（Likert）量表的方式設置，共涵蓋七個範疇的問題。這七個部分包括：(1)性別定型觀念，採用了 Burt 的「性別角色定型（Sex Role Stereotyping）」量表（Burt, 1980）；(2)親密關係中的滿意度，採用了 Spanier 的「親密關係調適量表（Dyadic Adjustment Scale）」（Spanier, 1976）；(3)認知壓力，採用了 Cohen 的「認知壓力量表（Perceived Pressure Scale）」（Cohen, 1983）；(4)日常煩擾，採用了 Delognis 的「煩擾與喜樂量表（Hassle and Uplifts Scale）中的一部分」（Delongis, 1988）；(5)工作滿意度，採用了 Smith 等的「工作描述指標（Job Descriptive Index）5 個層面」(Smith et al., 1969)；(6)應對技巧，採用了 Carver 等的「應對策略量表（COPE scale）」（Carver, et al., 1989）；

(7)社交支援，採用了 Zimet 等的「認知社交支援的多角度量表（Multidimensional Scale of Perceived Social Support）」(Zimet et al., 1988)。以克隆巴赫係數(Cronbach's α）來量度這些量表的內部可靠度，大致上都高於可接受水平。[2]

在婚姻或同居關係中與另一半的共識

5.5　在比較男和女在婚姻或同居關係中與他們的伴侶的認知共識和滿意度時，我們發覺男性比女性在與伴侶的共識上評分較低。表一列出已婚或同居男性和女性對他們與伴侶在日常生活不同事務上的共識程度。

表一　同居或已婚的受訪者回答關於與伴侶之間的共識程度，選擇「差不多總是意見一致」或「總是意見一致」的百分比。

項目	男性(n=84)	女性(n=76)	相差(女-男)
家務	11%	47%	36%
表達感情的方式	24%	41%	17%
消閒和興趣活動	31%	47%	16%
共同相處的時間安排	33%	57%	24%
性關係	33%	59%	26%
家裡的財務安排	34%	43%	9%
重大決定	39%	59%	20%
就業決定	53%	63%	10%

註：其他四個選項為「總是意見不合」、「差不多總是意見不合」、「常常意見不合」和「有時意見不合」。

5.6　可以看到，相比女性，男性在不同的事務中都認為與伴侶的共識較低。「家務」是其中共識程度最低的一項，只有 11%的男性表示與他的伴侶在家務上「差不多總是意見一致」或「總是意見一致」，差距（36%）最大，47%的女性竟然認為她們與伴侶在家務上「差不多總是意見一致」或「總是意見一致」。

5.7　第二個最少男性認為與他們伴侶達到共識的是「表達感情的方式」，只有24%個受訪男性表示有共識，相反有 41%的女性認為與伴侶在這方面達到共識。「就業決定」是最多男性（53%）和女性（63%）認為能與伴侶達成共識的事項。

[2] 如欲索取調查問卷副本，請與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性別研究中心聯絡。

5.8　　從以上結果中，我們可以作兩個推論。第一，一些傳統上被認為是女性的事情如「家務」和「表達感情的方式」是最少男性能與他們伴侶達成共識的事項。相對而言，一些傳統上被認為是男性範疇的事，如「就業決定」則有較多男性表示能與伴侶達成共識。

5.9　　第二，我們從數據中推斷，相對女性，男性比較不能表達他們的不同意程度。在同一事項上，我們可以期望同居或婚姻中的男性和女性表達與他們伴侶的共識應是相近的，原因是若果一個丈夫在家務安排上不同意他的妻子，那麼妻子會同樣在調查中反映出不滿意。儘管在這次調查中男性和女性受訪對象不一定是伴侶關係，我們依然認為這個在關於伴侶共識的結果上顯示出的性別差異具有一定參考價值。換言之，我們認為在伴侶共識上的性別差異可能是由於男性比較不傾向與他們的伴侶表達不滿。如果一個丈夫，即管他不滿妻子，但他不會明顯地表達出來，而他的妻子可能不會察覺他們的關係中存在不滿。

同居或婚姻關係中對伴侶的滿意度

5.10　　男性和女性對同居或婚姻關係中的伴侶的滿意度並沒有很大的分別，。在涵蓋「十分不快樂」到「完美」的 7 分量表中，男性和女性的平均值分別為 4.2 和 4.3。共有 78%的男性和 80%的女性表示他們於關係中感到「快樂」、「很快樂」、「十分快樂」和「完美」。

認知壓力

5.11　　不論是否在親密關係中的男性和女性受訪者都對過去七天所經歷的壓力作出評分，男性和女性的平均值分別不大。無論男性和女性都表示他們在過去七天「很少」或「有時」經受壓力。

日常煩擾

5.12　　全部受訪者須回答一個介乎「從不」到「經常」的 4 分量表，透露他們過去七天感受到八大範圍內的 36 種煩擾的事。下表二列出男性和女性的平均值，平均值為 1～2 之間表示大部分受訪者選擇「沒有」或「少許」在日常生活中感受到煩擾。男性主要在工作和健康上相對地遇到最多的煩擾，而在成癮行為和性取向的範疇就遇到最少的煩擾。女性在這個次序上與男性的經歷相近，但仍有明顯的

性別差異；男性的回應表示他們比較起女性，遇到更大的財務、親密接觸、性取向和成癮行為上的煩擾。男性和女性在健康、社交和家庭生活上遇到的煩擾程度差異不大。但在我們的樣本中，發現女性在工作上遇到的煩擾程度顯著地比男性為大。

表二　受訪者在過去 7 天感受到不同煩擾的平均值

項目	男性（n=155）平均值	女性（n=178）平均值	相差(女-男)
工作	1.86	2.02	0.16
健康	1.82	1.89	0.07
社交	1.77	1.88	0.11
財務	1.76	1.62	-0.14
家庭	1.71	1.73	0.02
親密接觸	1.42	1.23	-0.19
性取向	1.30	1.07	-0.23
成癮行為	1.20	1.04	-0.16

四個選項包括 1-「沒有」、2-「少許」、3-「有些」和 4-「很多」

5.13　表三詳細列出男性和女性分別遇到不同日常煩擾的程度。若合併「有些」和「很多」兩個選項，40%的男性因應付限期而感到困擾。工作量和工作或學習性質亦分別困擾 36%和 32%的男性。然而，有更多女性在這些事務上感到困擾，女士因要應付限期、工作量和工作或學習性質而受困優的比率分別達 50%、47%和 52%。

5.14　另外，分別有 29%和 28%的男性受到體能和健康問題的困擾。財務方面，大概三分之一的男性因為沒有足夠金錢去應付日常生活、娛樂、緊急情況和教育開支而感到困擾。

表三　受訪者在過去七天在不同方面遇到的煩擾 選擇「沒有」、「少許」、「有些」和「很多」的百分比，共 8 個範疇、36 項

	男性（n=155）					女性（n=178）				
	沒有	少許	有些	很多	有些或很多	沒有	少許	有些	很多	有些或很多
工作										
應付工作的目標或死線（限期）	27%	32%	27%	13%	40%	23%	27%	29%	21%	50%
你的工作量	34%	30%	26%	10%	36%	25%	28%	26%	21%	47%
你的工作／學業性質	29%	39%	23%	9%	32%	19%	29%	34%	18%	52%
你的工作穩定性	48%	32%	15%	5%	20%	53%	22%	15%	10%	25%
同事	54%	34%	11%	1%	12%	60%	25%	12%	3%	15%
客戶／顧客／病人等	66%	22%	10%	2%	12%	73%	15%	11%	2%	12%
你的上司／顧主（如就學，你的老師）	48%	41%	8%	3%	11%	43%	31%	17%	8%	25%
健康										
你的體能	38%	34%	21%	8%	29%	32%	36%	23%	10%	32%
你的健康	36%	36%	20%	8%	28%	26%	46%	21%	7%	28%
運動	46%	32%	13%	8%	21%	42%	36%	18%	4%	22%
你的醫療護理	51%	32%	16%	2%	18%	62%	25%	9%	3%	12%
你的外表	55%	34%	8%	3%	12%	38%	40%	18%	5%	22%
社交										
你的朋友	47%	34%	13%	6%	19%	37%	40%	20%	3%	22%
財務										
足夠金錢應付日常用品開支（如食物、衣服、住屋、健康、稅務、保險）	31%	32%	25%	12%	37%	41%	25%	25%	9%	34%
足夠金錢應付額外支出（娛樂、消閒和假期）	32%	36%	20%	12%	32%	42%	26%	24%	8%	32%
足夠金錢應急	47%	24%	19%	10%	29%	50%	23%	18%	9%	27%
足夠金錢應付教育開支	49%	23%	19%	10%	29%	57%	15%	22%	6%	28%
投資	60%	24%	12%	3%	16%	80%	13%	7%	1%	7%
經濟上關顧並非同住的人	66%	23%	10%	1%	11%	76%	16%	6%	2%	7%
債務問題	88%	8%	3%	1%	5%	92%	5%	2%	2%	3%
家庭										
家人的健康狀況	37%	37%	20%	5%	25%	37%	37%	21%	5%	26%
與家人一起的時間	40%	35%	21%	4%	25%	31%	43%	22%	4%	26%
家庭責任	38%	38%	14%	10%	24%	35%	38%	23%	4%	28%
你的伴侶	53%	26%	14%	6%	21%	67%	18%	11%	3%	15%

	男性（n=155）					女性（n=178）				
	沒有	少許	有些	很多	有些或很多	沒有	少許	有些	很多	有些或很多
你的父母或你伴侶的父母	52%	33%	11%	4%	15%	28%	42%	26%	4%	30%
你的子女	74%	14%	9%	3%	12%	89%	6%	3%	2%	5%
其他親戚	69%	23%	7%	1%	8%	68%	23%	8%	1%	9%
親密關係										
親密接觸（如拖手、擁抱、接吻）	66%	21%	8%	5%	13%	76%	16%	6%	2%	8%
性生活	64%	25%	8%	3%	12%	81%	13%	4%	1%	5%
避孕	84%	8%	5%	2%	7%	92%	6%	2%	1%	2%
性取向										
性取向	82%	9%	6%	3%	9%	94%	4%	2%	0%	2%
成癮行為										
賭博問題	84%	8%	5%	2%	7%	98%	2%	0%	0%	0%
調適情緒的藥物	87%	7%	5%	1%	6%	95%	4%	1%	1%	1%
吸煙問題	88%	6%	4%	2%	6%	97%	2%	1%	0%	1%
飲酒問題	86%	8%	3%	2%	5%	97%	2%	1%	0%	1%
藥物濫用問題	91%	6%	3%	1%	3%	97%	2%	1%	0%	1%

「有些」和「很多」兩個選項合併並列在另一欄以反映受訪者的受「煩擾」水平

5.15　總括來說，最多男性感受到困擾的是與工作和健康相關的項目。除了在工作上女性感受到的困擾顯著地比男性高之外，男性在財務、親密關係、性取向和成癮行為上遇到的困擾都比女性為高。

工作滿意度

5.16　在受訪時有工作的男性（共 123 人）和女性（共 121 人）需要填寫對工作整體滿意度一欄。由「一點也不滿意」到「很滿意」的 4 分量表計算，男性的平均分為 2.7，而女性的平均分為 2.8；兩性間的差異並不明顯。總體來說，68%工作中的男性和 70%工作中的女性對他們的工作感到「頗滿意」或「很滿意」。

5.17　同時，我們檢視了五方面的工作滿意度，包括「晉升機會」、「薪酬或福利」、「上司」、「同事」和「工作」。表四以男性和女性分組列出受訪者對各項關於工作滿意度的百分比。我們發現不論男性和女性，他們同樣對「晉升機會」和「薪酬或福利」感到最低的滿意度，只有 45%的男性和 36%的女性對「晉升機會」感到滿意，另有 54%的男性和 55%的女性對「薪酬或福利」感到滿意。

表四　受訪者對各項關於工作滿意度的百分比

	男性（n=123）			女性（n=121）		
	不滿意	非滿意也非不滿意	滿意	不滿意	非滿意也非不滿意	滿意
晉升機會	33%	23%	45%	38%	26%	36%
薪酬或福利	33%	12%	54%	38%	7%	55%
上司	28%	16%	57%	19%	24%	57%
同事	27%	16%	57%	23%	16%	61%
工作	26%	13%	61%	19%	12%	69%

應付壓力的技巧

5.18　就應付壓力的技巧方面，由「從不」（0 分）到「經常」（4 分）。男性顯著地較女性更少運用有效的應對壓力策略（男=2.7，女=3.0）。表五列出男性和女性運用不用應對壓力技巧的程度。我們合併「有時」和「經常」兩項並把合併項分別列出，同時把男性的合併項以升次方式排序，發現兩性在運用應付壓力技巧的次序上大致上相同。不論男性和女性在面對心理壓力的時候，都同樣較不傾向透露自己的感受或嘗試去從其他人身上尋求情緒上的舒緩。然而，他們較傾向在遇到需要解決的實際難題時尋求他人的意見和援助。

5.19　兩性之間在應付壓力技巧上最大的分別為處理心理壓力方面。相對 63%的女性，只有 43%的男性會經常說出心理壓抑。另外，相對 76%的女性，只有 50%的男性遇到難題時，會從朋友或親屬身上尋求情緒上的舒緩。

5.20　從結果中，我們可以得到兩個結論：(1) 相對而言，不論男性和女性會運用技巧去解決實際難題，但他們顯著地在處理心理壓抑方面的技巧上較為薄弱；(2) 男性比女性更不傾向透露自己的心理壓抑和尋求情緒上的支援。

表五　受訪者回答關於應對技巧程度的百分比。

	男性（n=155）					女性（n=181）					相差 (女-男)
	從不	很少	有時	經常	有時至經常	從不	很少	有時	經常	有時至經常	有時至經常
我精神上感到很壓抑而且我常說出來。	6%	52%	37%	6%	43%	9%	28%	48%	15%	63%	20%
當我遇到困難時，我會嘗試從朋友或親戚中尋求精神上的支持。	10%	40%	37%	14%	50%	6%	18%	47%	29%	76%	26%
我不會收藏我的感受。	6%	38%	47%	8%	55%	7%	27%	45%	22%	67%	11%
我感到困擾時會宣洩我的情緒。	7%	35%	47%	11%	58%	3%	19%	52%	25%	77%	19%
我可以從別人身上得到同情和諒解。	8%	34%	50%	8%	58%	2%	23%	52%	22%	75%	17%
當我遇到困難時，我會與人分享和討論我的感受。	9%	32%	45%	14%	59%	3%	20%	41%	35%	77%	18%
當我遇到困難時，我會告訴人我的感覺。	10%	31%	42%	17%	59%	3%	19%	46%	31%	78%	19%
當我遇到困難時，我會問有相同經歷的人看他們怎樣做。	2%	28%	46%	25%	70%	3%	16%	51%	29%	81%	10%
我很清楚我不開心。	6%	21%	46%	27%	73%	2%	15%	49%	33%	82%	9%
當我遇到困難時，我會與人商討，以看清狀況。	3%	24%	57%	17%	74%	2%	13%	50%	35%	85%	12%
當我遇到困難時，我會嘗試詢問別人意見該怎樣做。	3%	23%	53%	21%	74%	2%	13%	52%	33%	85%	10%
當我遇到困難時，我會與一些能具體幫助我的人討論。	3%	14%	63%	20%	83%	2%	10%	55%	33%	87%	4%

社交支援

5.21　所有受訪者均對他們的社交支援在一個 7 分量表上評分，由「非常不同意」到「非常同意」。男性在社交支援上顯著地較女性弱。我們同時把社交支援分類成來自家庭、朋友和特定人物的支援。縱觀所有 3 個範疇，男性都比女性在社交支援方面為弱。表六列出男性和女性在社交支援上的平均值。我們發現男性在來自家庭(4.7)和特定人物(4.8)的社交支援上得分為低，得分最高是來自朋友的社交支援(5.0)。最大的性別差異是在來自特定人物的社交支援，男性得分 4.8 而女性得分 5.4。相對女性而言，男性缺少能為他們提供支援的心靈上的知己。

表六　男性和女性的社交支援的平均值

社交支援	男性 (n=155)	女性 (n=182)
家庭	4.7	5.1
朋友	5.0	5.5
特定人物	4.8	5.4

小結

5.22　從這個調查中，我們檢視和比較了兩性在性別定型、婚姻或同居關係、工作、日常煩擾和認知壓力上遇到的挑戰和差異，同時也檢視和比較了兩性的應付壓力技巧和社交支援。總括而言，我們有以下發現：

- 男性和女性共同表示在家務分工和表達感情方面較少與伴侶有共識，但男性認為他們在這範疇上與伴侶有共識的比率顯著地較女性為低。

- 撇除男性和女性在與伴侶的認知共識上的差異，兩性對親密關係上的滿意度相近。

- 在八類日常煩擾之中，男性最常在工作和健康上受到困擾。在工作上，男性最常因應付限期、工作量和工作性質感到困擾。然而，女性比男性在這些方面上的困擾感受更大，相對男性分別在應付限期、工作量和工作性質有 40%、36%和 32%感到困擾，女性的數字為 50%、47%和 52%。

- 相對女性而言，男性更顯著地在財務問題、親密行為、性取向和成癮行為上感到困擾。

- 男性和女性在工作滿意度上分別不大。縱觀工作相關的五個範疇，兩性對晉升機會（45%的男性和 36%的女性）和薪酬或福利（54%的男性和 55%的女性）上感到最低的滿意度。

- 男性顯著地在應付壓力的技巧上較女性為弱。另外，兩性同樣會運用技巧去解決實際難題，但他們顯著地在處理心理壓抑方面的技巧上較為薄弱。

- 不論在家庭、朋友和特定人物等支援方面，男性比女性在社交支援上顯著地較弱。最大的性別差異是男性較不傾向擁有一些特定人物（深交朋友）去提供援助。

第六章
女性是男性的競爭者？

6.1　在社會和經濟轉型下，忽略男性的需要及問題，容易助長敵視女性的觀念而定下假設。這假設會認為女性地位的提升必定造成男性地位的下降。報刊上討論男女關係的文章，大多以「性別失衡」、「男弱女強」、「肉食女、草食男」等為題，強調近年性別關係的急劇轉變。九年普及基礎教育，加上升中試保護男生的政策不再[3]，女性未受教育／學前教育的比率由 1981 年的 25.5%大幅降至 2010 年的 7.5%（政府統計處，1985；2011），男生過往在教育上的主導地位已完全失去。同樣，因著教育及就業機會的提升，男女勞動人口參與率的差距在過去十多年中亦不斷收窄，由 1961 年的 53.5%，大幅下降至 2009 年的 16.3%。從整體數字來說，男女在勞動市場的參與比例已近乎相等（Ngo and Pun, 2009; 政府統計處，2011）。女性的經濟能力增加，說話權自然也增加。由於出現了女性在職場及家庭中角色的轉變，產生了近年有關男性失利的講法。無可否認，勞動市場已非男性獨佔的天下，女性在各行各業均具備分一杯羹之勢。然而，女性參與勞動市場的競爭，是否直接威脅到男性的就業機會和生活？女「強」是否必然導致男「弱」？男女在社會上的競爭究竟存在甚麼不公平的地方？

6.2　從焦點小組訪問內容可見，今日的男性基本上接受兩性平等的觀念，只是面對實際工作及家庭生活上的安排時，很多傳統的「大男人」價值仍然深深地影響著男女的性別定位，對男女雙方都做成沉重的壓力。簡單來說，受訪的男性認為女性作為競爭者的威脅來自兩方面：第一，對於基層工作的選擇，女性似乎比男性更多；第二，男性身負更重的社會壓力，致使工作及經濟能力的高低較直接影響男性的自尊和存在價值，因而更容易使男性產生焦慮。

女性的工作選擇更多？

6.3　面對越來越多女性加入勞動市場，最感受威脅的受訪男性主要來自低學歷青年及基層中年組別。香港社會由六、七十年代以製造業為經濟發展主力，到今天轉型為知識型社會，以商業、金融服務業為主，學歷、人際關係、溝通能力等成為重要的僱員選聘條件。再加上近年因著外圍的市場因素急劇變化，經濟時上

[3] 可參閱平等機會委員會在 1999 年出版的《中學學位分配辦法正式調查摘要》。(http://www.eoc.org.hk/eoc/graphicsfolder/inforcenter/investigation/list.aspx?itemid=1210&investigationname=1)。

時落，一般基層及低學歷人士的工作及就業機會最不受保障。面對 2003 年的沙士（非典型肺炎）爆發及接連的金融危機，部份中年男性經歷大起大跌，基層男性工作者則朝不保夕，對自己的工作及經濟能力產生很大的焦慮及無力感，配合越來越多女性出外工作的趨勢同時出現，令到女性是競爭者的論述似乎甚為合理，男性因而提出種種負面評論及責難。

不公平的工作機會

6.4　　香港男士協會根據 2011 年 2~4 月的失業率統計作比較，男性是 4.2%而女性是 2.8%，而其中 15~24 歲組別的差別更大，分別是 10.7%及 7.3%。而在行業方面，批發、零售、飲食、酒店及進出口貿易方面，1996 年的男女就業比例為 55：45，而 2006 年轉為 49：51（蘋果日報，2011 年 7 月 3 日）。兩者都似乎說明了男性在勞動市場的失利。受訪的男性認為除了多了女性出外工作的確構成競爭，有部份受訪者認為問題更在於普遍僱主願意聘請女性多於男性，令女性比男性更容易找到工作，女性可選擇的工種更多。

6.5　　受訪男性投訴有很多工作，例如一般後勤工人、普通文職、會計員等比較「中性」（沒有特別性別限制）的職位，雖然男女同樣勝任，但女性卻在求職時「優勢明顯」，服務業也好像如是：

> 「我會覺得我自己嘅 impact（影響）唔係咁大，因為始終我做嘅（電腦）嘢就係男仔多，嗰同埋我做嘅野通常都係男嘅會適合啲。嗰我但係相信例如你話搵商業，搵 PR（公關工作），搵 marketing（市場營銷）嗰啲呢，咁我覺女性嘅 advantage（優勢）會大啲啲嘅。」（中年中產組）

> 「當然，在服務性行業呀，像餐飲呀，百貨呀，女的也有女的好處。起碼就是有啲人呀，他享受你服務，如果你是女服務員呀，他肯定可以心裡面舒服一點呀！如果你去享受服務，是一個男服務員接待你，跟女服務員接待你，一般人都覺得女服務員好似第一印象好一點吧。」（老年中產組）

> 「講真，女士呢，搵工就易搵過男人咖，去做售貨員，你唔會請男人呀，尤其唔會請啲老男人呀，你話冇年齡歧視啫，唔係會話你班友點講冇人理到。」（老年長期病患者組）

> 「就算女人五十幾歲去搵呢，都好易搵到工，但係男人過咗五十歲呢，老實講，就要考慮啦。」（老年長期病患者組）

6.6　事實上，除了社會對某類工作的性別定型影響了僱主的選擇之外，男性自己的自我形象問題也是一個重要因素。對於女性，她們甚麼工作都做，所以似乎「女人會易啲」找到工作。其中一個例子：夫妻生意失敗，妻子就轉型做清潔、美容、按摩等服務性行業。丈夫都嘗試做廚房工作，但見到熟人就做不下去；試過學按摩，但最後沒有做下去，因為「過唔到自己嗰關，摸摸攄攄始終都係唔得，做唔到」，還有「保安嗰啲我真係唔想做」（中年離婚男性）。

6.7　中大社工系教授黃洪的研究指出，相比於女性，貧窮中的男性因尊嚴的問題會更容易孤立自己，對於技能無用武之地感到自卑，對於曾經的風光更難放下，結果是無法投入基層非技術性的「低價」就業市場（黃洪，2005）。「你唔想要走返去嗰條路」、「我自己有個心理障礙喺度」（中年離婚男性）。這正回應了第二章的分析，男性認為服務性行業並非理想的男人工作，因為當中不牽涉技術及手藝，無法讓男人取得從工作攫取的自尊。

男性不像女性的可進可退

6.8　普遍受訪男士都接受男女平等的現代價值，問題是女性的定型已在鬆動，男性的定型卻仍然鞏固。正如大部份都明白今日女人也有外出工作的選擇，而不少家庭亦有夫妻雙職的經濟需要，他們卻始終認為最理想的模式仍然是男人「撐起頭家」，女人在家打點家務和照顧子女。因為家庭經濟是男人的主要責任，而工作就是這個責任的重要支撐，他們認定男性的工作壓力要比女性的大得多。持這種看法的也包括高學歷的年青男士。

6.9　首先，女性在「是否加入勞動市場」有選擇的空間。男性認為自己要以「出去搏殺」為主要方向，而女性則可以選擇「出去做嘢」，成為事業「女強人」，或留在家中「相夫教子」，在美滿婚姻中成為丈夫或伴侶的「小鳥依人」（高學歷青年組）。對於男性來說，女人除了「成功」，還可以用「幸福」去形容，在工作選擇上「有得走盞」（有空間、有變化）（高學歷青年組），而較年長的一輩也覺得現在的女性有了外出工作的選擇，而且她們非常渴求有此機會：

> 「男人顧家嘅就一定出去做嘢，女人就做主婦一定係照顧吓啲細路仔細路女，但而家香港嘅女性呀，似乎想搵嘢做多過男人，即女性呀工作上就易搵啲，所以佢個聲氣比較大啲。」

> 「工種都多啲呀。」

> 「係呀，工種都多啲，你返嚟你要就佢，你個老公要就佢。」

（老年基層組）

6.10　可見當女性被認為在工作上有較多選擇的同時，男性在相比之下就越覺得自己受委屈，產生一種受威脅的焦慮。其次，他們亦認為女性在職場的人際關係上同樣有選擇的空間，例如遭遇上司責罵，現在的女性一方面可以表現堅強、不妥協；另一方面也可以表現其柔弱，可以喊的一面。相反，男性則絕不能哭、不可以流露情緒，絕對不可以讓人看到自己軟弱、表現不夠冷靜的反應等等（高學歷青年組）。

> 「好似以前女士佢哋想 ask for an option（有選擇）啫，即以前啲女士佢哋一定要弱嘅，咁而家啲女士佢哋又可以 tough（堅強），又可以弱，你可以揀，但係你而家男仔你係咪都要 tough，你可以弱少少啦，但係都係唔可以咖，我明咖我明，呢個我暫時就覺得唔得。」（高學歷青年組）

6.11　在受訪男性的眼中，因為有選擇，女性在工作間表現並不出色，亦不會認真。因為男人在工作責任上沒有選擇，所以在遇到很多問題時都要靠自己解決，所以男人要有領導才能，「如果搞唔掂都要自己撐掂佢」，很少會求助。這是男性的優勢，解決問題必須要有實際的付出，「要落手落腳」，而非「剩係講兩句」。女性因為不需要盡力去拚搏，壓力相對減輕：

> 「社會標籤咗呀，男性係去解決嗰件事，女性係去搵男性解決嗰件事。」

> 「呢個社會對我哋嘅期望都會有關係，我哋係要解決問題咖嘛，我哋係要 leadership（領導才能），我哋係要掂咖嘛，所以我哋要解決問題係因為我哋男性本身就係要解決問題，做好份工嗷樣咖嘛，女性我覺得，我唔知係咪真係嗷啦，相對上係冇咗呢個必然嘅要求，所以佢哋唔係個重點一嚟就到 point（重點）解決問題，所以我哋係解決問題，呢樣嘢本身都同我哋角色有關，唔一定係天生，即我唔覺得係天生男性就要解決問題，未必係天生。」（高學歷青年組）

矛盾：女性是競爭者還是合作夥伴？

6.12　正如前文就階層及世代的分析，表面上，我們看到男性不滿女性在求職、薪金水平上加劇競爭。事實是在不滿的其背後蘊含着包括男性對自我身份的認

同、對經濟能力及主導權的着意、背承社教化男性典範的壓力，與及根深蒂固的傳統性別階層意識所引致的不安。

6.13　有趣的是，男性一般認為男女權力和地位的高低仿如公園的翹翹板：當一方權力提升，就必然代表另一方的權力下降。從受訪男性的觀點中可見，社會上女性普遍的地位提升已經造成他們地位的下降了，造成他們為男人權力不斷消減而憂心忡忡。

> 「因為而家女性地位越嚟越高呢，咁樣男人傳統果種優勢開始越嚟越薄弱呀，咁樣所以其實係在乎於你同埋你身邊果個女士，究竟係兩個佢哋之間嘅距離爭幾遠囉。對比上面(國內)，即如果你身邊果位女士佢係條件上，或者係佢收入上比你差個話，嗰你嘅中國傳統男性觀念又可以抬頭啦。咁樣調返轉，可能你同個對比嘅女性，佢嘅實力比你強，佢搵嘅錢比你多，佢嘅地位比你高個話呢，咁呢你就會反而就會變返，做男人方面就會冇咁難，因為好多時調返轉頭，佢係一個女強人嘅處理咗件事個話，你根本上未出手，佢已經話搞掂晒。」（高學歷青年組）

6.14　因為種種來自社會、經濟及傳統性別意識的壓力，有受訪者認為男性沒有得到任何社會政策上的支援。他們認為社會政策仍然以女性為弱者，一面倒偏袒女性，反而未有為成為「弱勢」的男性提供保障。第七章將會詳細檢視現時的針對男性的政策及社會服務。

> 「我個人覺得但係男人仲低過女人嘅時候，但係啲人都仲係覺得女性仲係處於一個弱勢喎，跟住就不斷抬高女性嘅價值，跟住就變咗佢哋就覺得，你要聽『我哋講喎』，跟住就不斷提高『我嘅訴求』囉，跟住就變咗男人嘅地位係弱咗囉。」
>
> 「其實某程度上男女平等已經成為女權嘅藉口囉。」
>
> 「只係女性想爭取利益嘅一句說話囉」
>
> 「即一直都話男女唔平等喎。」（高學歷青年組）

6.15　「女性是競爭者」的論述看似相當合理，令到男性為了女性地位提升而不安。事實是，隨著社會的改變，普遍家庭需要夫婦同時外出工作才能足夠家庭開支所需，妻子實在幫助分擔了家庭財政壓力。經濟負擔以外，從第四章有關婚姻

及家庭的分析，我們見到男性亦逐漸明白分擔家庭事務和子女教養的重要性，並且樂意參與其中，實踐與妻子或伴侶作為合作夥伴的角色。正如一位受訪者所言，要做到男女互相尊重和彼此支援，其實在於男性的態度的改變，不再受傳統角色定型所困，讓男性女性都能開拓更多些空間，各自發展所長。

第七章

總結：探討「關顧男士需要和兩性差異」的社會服務和政策

7.1　總括研究計劃所收集的訪談內容，不難發現時下香港男性面對社會和經濟轉型，以及女性地位的提升會造成男性的焦慮和不安，以至有「男性危機」和「女強男弱」的論述出現。然而，細心分析他們的言論，可了解到他們真正的不安是來自於男性由傳統角色到現代重新定位的過渡，也包括他們對調整兩性角色和關係的摸索和抗拒。問卷調查結果亦顯示，男性和女性共同表示在家務分工和表達感情方面較少與伴侶有共識。在日常煩擾之中，男性最常在工作和健康上受到困擾。這反映了男性在面對社會經濟變化下的掙扎，以及他們的問題將會影響家庭的福祉。

7.2　簡單來說，我們社會經歷過性別平等思想的萌芽階段，教育和工作機會開始向女性開放，逐漸打破性別隔籬。到現時階段，我們應該探討的是，男性和女性應如何在公共和私人領域，包括工作、教育、家庭和兩性關係上，協調和合作出一種互相尊重的模式，以減少性別歧見。例如在兩性關係和家庭生活中，應探討家庭內的決策權、家務分工、管教子女責任、家庭關係和婚姻問題的處理等，皆因它們成為一眾受訪者爭論得最激烈的兩性議題。

7.3　在舊有的模式當中，我們可以看到不乏有男性表明傳統的「男主外、女主內」的性別分工是最理想的模式，男性可以全盤負擔家庭經濟收入的角色，而女性則應於家庭中負責家務和子女的養育。但是，不但部分女性希望能在職場發揮所長和經濟獨立，並與男性更平均的分配家務的責任；更重要是香港的經濟模式已經轉型，單靠男性一方的工資收入就能供給整個家庭的開支根本是十分艱難的事，因此雙職家庭也就是無可厚非的選擇。

7.4　因此，這些轉變從兩方面挑戰男性的自尊和身份。男性一方面受困於自身那份傳統的期望，因不能充當家裡唯一的支柱而感到自尊受損，另一方面亦因為傳統「大男人」觀念的局限而抗拒跟女性平等分配責任、權利和權力，因不協調的兩性關係導致更大的衝突。這種情況在中、老年的受訪者中更為常見。然而，我們亦發現部分男性，尤以較為年青的一群，樂於與伴侶，或職場上的女性分擔

責任，尋求平起平坐的相處模式。可是，他們卻遇到來自制度上的阻力，因此我們必須從男士日常生活經驗的分析，轉而到制度和政策上，包括家庭、職場、教育和培訓、社會服務等方面，作深入探討。

家庭方面

7.5　一名中年的已婚受訪者坦言工時過長影響他對家庭的參與，而上司亦不體諒和理解他希望參與更多親子活動的請求。事實上，大多數企業沒有幫助僱員去平衡家庭和工作責任。當家庭或婚姻出現問題時，夫妻雙方都有可能需要尋求輔導服務，以至法律諮詢和調解。部分受訪者卻持有「律師／社工偏幫女人」的定型概念，例如一名與前妻因婚姻不和導致家庭暴力事件的男士，以受害人的身份求助時，便自覺不被重視和未得到合理對待：

> 「係我報警，反而就幫返佢，好啦，調返轉頭，呢個唔平等就係，個男人告個女人郁手打人，啲警察唔理，調轉頭如果當日係我打個女人個話，你估佢哋會唔會即刻拉我?肯定即刻拉咗我先啦，拉去落口供先啦。
>
> ……無助，好無助，我又覺唔公平在呢，我自己諗，如果個老公混帳嘅，個女方去到求助一定即刻幫佢，但而家調轉頭係個老公求助，冇辦法，而且想搞好個屋企，而且仲俾人打，俾個老婆打，郁手郁腳，都唔理。
>
> ……呢個我或者講一講律師嘅意見啦，我哋請一個專辦離婚案嘅女律師呀，佢話：『你都清楚呢啲冇得打咖嘛，女方多數贏咖嘛…你哋都係 50／50 咖咋，咁你哋願意打，我咪幫你打囉』，咁就造成嗰個情形囉，我哋唔會咁積極用法律解決。」（中年離婚男性）

7.6　當男性遇到問題時，他們多半不會求助，會嘗試忍耐；礙於男性尊嚴的問題，他們會認為向政府工作人員（如社會工作者）求助有損「面子」。一位社會工作者分享道：

> 「即係我印象中嘅就係，即係男人係會忍左先嘅。忍嘅意思係即係男人唔係小事上面同你計較，即係礙於可能自己覺得係男人嚟嘅……accumulate（累積）落去嘅時候呢就開始就會大聲……男人即係一 explode（爆發）出嚟呢就會好犀利。」（前線社會工作者）

7.7　在個人層面上，男性的求助意欲低是男性受性別定型所影響。在制度層面上，男性被認為是強者，這導致政策制定者傾向未能針對男性的需要和所面對的困難而制定適當的服務措施，無疑降低了男性的求助意欲。因此，要協助男性適應新的性別角色和兩性關係，有必要探索在制度層面上的漏洞，並制定相應的政策去處理問題。

職場方面

7.8　除了家庭生活層面，受訪者亦談及影響男性生計的其他制度性問題。例如許多受訪者抱怨就業市場上仍有不少僱主傾向未有貫徹性別平等的招聘程序，以致某些職位上男性在求職時遭受歧視：

> 「好似正話剛才幾位都有提到職業方面係搵女性咖，其實有啲工，真係有啲老闆係鍾意請女性。」（老年基層男性）

7.9　在香港經濟以服務業為主導的今天，不少基層職位都屬於服務工作，如侍應、銷售員和客戶服務員等都被定型為女性化的工作，甚至連部分男性都接受這種性別定型，對就業市場持悲觀態度：

> 「包括你話收銀呀，或者甚至乎侍應呀，你企出嚟啲女仔靚啲，真係去飲茶都係想睇吓啲靚女，甚至乎有啲鬥靚添，鬥後生添，呢個係事實，我哋要面對現實啦。」（老年基層男性）

7.10　性別成見在制度層面形成對男性的限制，如許多僱主在招聘時便認定男性會不符合要求或沒有真正興趣去求職某些工作，而傾向錄用女性。統計數據亦表明這些基層職位呈現女性集中的趨勢。這種性別的隔離現象其實是一刃兩面，對於兩性來說，同樣地是一種不公平。

7.11　因工業北移而失去原本的技術性工作，而男子氣概的傳統觀念又跟服務型經濟工作的要求不匹配，基層男性要面對的就業困難會顯得更加嚴峻。某部份男性面對雙重邊緣化，因而逐漸形成「飯碗」被女性搶去的想法。正如前文所言，這種就業市場中的性別成見不但對男性，而且對女性也是一種不公，因為女性被定型和限制從事一些低薪、無保障及在許多情況下兼職的非技術性服務工作。

7.12　縱觀現時男性在職場的問題，部份教育水平偏低的男性認為他們在職場上，尤其是服務性行業上面對女性的競爭和僱主的性別偏見，致使他們處於劣勢。這也形成一些敵視女性的觀點。當務之急是探討男性在某些服務性行業比率偏低

的原因：是男性自己因種種原因不願意選擇這些工作？或是男性缺乏相關的技術和資歷？或是僱主對男性歧視？在制定任何政策去解決基層男性就業問題之前，我們必須先了解箇中原因，否則可能會胡亂下藥，徒勞無功，甚或造成另外一些不平等。

教育和培訓方面

7.13　制度性的問題不只發生在就業市場，更延伸到教育和培訓機構中。面對經濟轉型，受訪者都希望能從政策上促進男性的（再）就業。透過教育和培訓，可讓學員習得新技能，以及從中滲透新的觀念，減低他們對工作的性別標籤，以協助面對結構性失業的男性重投就業市場。可是，根據統計數字，在僱員再培訓局去年培訓的近九萬名學員當中，男性只佔 24%，低於四分之一，而這個比率更自 1992 年有相關統計數字以來便一直穩定維持這個比例[4]。然而，隨著香港經濟轉型，無論男女勞工都要面對工作環境和性質由勞動密集的製造業轉為服務行業。在這過程中，中老年、低學歷和基層的男性面對很大的挑戰。而男性普遍抱有自尊心較強、重視成功感和故作堅強的傳統觀念，這使部份男性難接受工資較低，或是被視為傳統女性化的工作。部份男士會對僱員再培訓局的課程卻步。在我們的訪問中，一位中年男士向我們分享他經歷破產和離婚後，選擇職業（再）培訓的一些經驗：

> 「我破產之後做過咩嘢呢？廚房，我去讀過廚房，讀過烹飪，讀過嗰啲職業培訓，重有津貼畀返你，畀返一千幾蚊你之類嗰啲嘢，咁我其實攞綜緩嗰陣時自己有去讀過按摩啦，但按摩我自己過唔到自己嗰關，摸摸搋搋始終都係唔得，做唔到，就你幾叻都冇用，自己過唔到自己關，唉，點搞呢，我又去洗過碗……」（中年離婚男性）

7.14　實際上，除了部分專門針對婦女而設的培訓課程外，根據僱員再培訓局課程總覽清單所示，課程範圍涵蓋各行各業，在性質上並不出現明顯性別傾斜之跡象。有甚麼原因致使就讀培訓課程的男性學員比例偏低？這是一個值得深入探討的問題。

社會服務方面

7.15　男性參與率偏低不只發生在培訓課程，亦同樣在社會服務機構中出現。在

[4] 可參看僱員再培訓局的「主要統計數據」。 http://www.erb.org/Corp/home/info_stat/zh_TW/

與一位前線社工訪談時，他從個人、機構、政策，以至制度的層面反思，指出男士服務的重重困難。男性求助率偏低、礙於尊嚴不願說出訴求和表達情感和在服務當中較女性為高的退出率，都讓社福機構工作者感到服務男性時更加難以處理。

> 「我了解過，男人呢，好難好似女人咁樣嘅，好主動咁去接受幫助嘅。同埋男人相對上又比女性呢，佢哋冇咁易去建立個關係嘅，同埋可能唔多求助呀，咁就唔多嘅機構，甚至係政府都唔多呢類型嘅服務畀佢哋。因為就算你要連繫到男人嘅，咁就係綜合家庭服務中心嗰啲，但係你純粹畀男人呢，係難嘅……」（前線社會工作者）

7.16　他指出，一方面男性礙於強者形象，不易展現軟弱的一面，也因此即使遇到困難亦不敢救助，處理男性求助者時往往需要更大的耐性和更多的時間，因為不易透露感受的男性求助者往往背後埋藏著更多的問題，並非只從表面的症狀就能看得出來。

> 「男性服務要擺多好多時間，因為需要比較長嘅時間去建立嗰個關係，因為佢哋唔容易表達內裡嘅需要，有時我見到有啲情況係幫到佢就業啦，但一段時間又冇嘢做，發覺佢內裡可能有問題，比如係情感上嘅問題，同埋一啲自我價值觀嘅問題，所以就要慢慢建立個關係。」（前線社會工作者）

> 「同埋就係喺屋企度，我覺得好似父母都未講過，話你係做一個男士係需要一啲情緒需要時點樣處理，好似完全冇教囉我覺得。」（前線社會工作者）

7.17　此外，他亦提到在處理男性求助者時，要顧及男性求助者的尊嚴。事實上，社會對男性都抱有強者的期望，這些期望成為不少男性的心理壓力。而在香港重視競爭的主流價值觀之下，總有被主流定義為失敗的人，他們往往因不符霸權式陽剛氣質的要求，如擁有成功的事業、較佳的經濟收入和一個依順的女性伴侶而被邊緣化，被社會排擠，甚至被親人看不起，影響他們的自信心。更甚是在缺乏求助意識的文化下，最終到社福機構尋求援助的男性往往自信心已十分低落。因此社會工作者更須謹慎避免言行的刺激，傷害他們的自尊，才能進一步了解他們的需要。

> 「我哋發覺可能用一般輔導方法畀男性，佢哋可能會比較抗拒，好似話同男性輔導嗰陣，唔可以畀過多指示畀佢，唔可以講太多理論，因為佢哋有自尊呀，好多嘢佢哋可能都識咖啦，畀一個黃毛小子咁樣去教嘅時候，有陣時會覺得唔被尊重，同埋我哋試過有一個

同事想幫佢，因為機構唔批一啲服務畀佢，可能個同事係女性啦，同佢講嘅時候令到個 client（求助者）話想自殺，我覺得處理男性 client 嘅，真係要畀多啲耐性去聆聽，男性求助者對嗰份尊重比較敏感。」（前線社會工作者）

7.18　由於男性不易表達自己的情感，因此社福機構接觸到的求助者較缺乏社交網絡的支援，遇到問題時便變得求助無門。這個現象與傳統的性別分工亦有關係，男性被定義成養家者，因此他們通常主要的網絡是在工作地方建立，而女性則負責維繫家庭和社區網絡。缺乏在社區內的社交網絡，也會使弱勢男性面對的問題更加惡化，尤其這些男性求助者很多時是來自失業、單身或家庭出現問題的一群，因此透過適當的社會服務，為他們提供平台建立互助網絡，是十分重要的一步。

「其實（社區）中心可以係個平台，係幫助到（男性）有個網絡啦，或者有個地方畀大家一齊聯繫，去分享……有個平台畀佢哋形成互助小組，有人遇到一啲問題其他人都可以分享經驗……我覺得呢啲我覺得中心可以去提供，但有啲乜咩真係可以適切男士嘅需要呢，我覺得呢個唔係單單一個中心可以做到囉，譬如係中心同中心之間、出面社會，譬如政府要有適切嘅配合先可以做到囉。」（前線社會工作者）

7.19　在社會服務方面，關注男性的聲音雖然尚在起步階段，但已累積了一定的前線經驗。整體上社會服務的求助和使用者多數為長者和青少年，其中以女性為主。但在特定服務，如病態賭博、戒酒和其他成癮行為方面的輔導，仍一向有較多的男性的求助者。社會服務應可參考此類經驗來協助制定合適男性求助者的社會服務配套和政策。此外，不少男士認為社福機構是一個很「婦孺」的地方（陳德茂，2009）。為了鼓勵男性尋求幫助，有必要改變這種對社福機構的看法。

7.20　另外，社福界前線人員可能由於缺乏適當的性別敏感度，以至不了解男性求助者的特別處境，忽略男性求助的需要，而使男性求助者中斷求助。事實上，大部分的社福機構還沒有開展對前線員工具有性別觀點的培訓。此外，要深入及準確地了解男士的求助需要、模式和阻礙他們求助的文化及結構性因素，我們必先要有相關的男女求助數字，才可以幫助制定具理據和明智的決策。但是，即使婦女事務委員會推行性別觀點主流化近十年，政府統計處和社會福利署仍沒有公佈求助者的性別統計，這使我們難以分析社會福利的整體情況，並對政策和資源運用作出針對性的檢討。

7.21　一些社會服務機構和學者在近年開始關注男性特別的處境和需求，他們的討論對社會服務和政策的持份者具有一定的參考價值。有學者提出社會服務過去

側重婦孺和老人等弱勢社群，以至整個社會工作界別在設施的佈局、輔導的手法和語言，以至服務的觀念都出現女性化的傾向，使男性求助者得不到最切合的服務模式（陳德茂，2009）；陳錦華和梁麗清（2006）更倡議社會工作結合性別觀點的理論探討，他們提出「家庭為本」的社會工作理念實際上未能針對現時兩性關係的轉變和重視男性的處境，而「性別為本」(即以性別平等作為服務取向，將男性面對的問題視為不平等社會制度和傳統性別關係所衍生的問題，而非純粹個人問題或溝通技巧不足) 的工作理念更應在社會工作中推廣(陳錦華、梁麗清，2006)。

7.22　有報告則指出男性長者，以至男性的求助者都因為抱有尊嚴感而影響他們的求助經驗（李建賢等，2006）；以其中一間針對男士需求的機構為例，其負責人亦提到其中心以「成長」命名，能夠給予男性服務使用者一種正面而有尊嚴的印象（黎偉倫，2011）。總而言之，除了發展專門針對男性的社會服務政策，我們更期望看到的，是主流社會服務能夠重視以及兼顧兩性的需要，尤其是關於家庭輔導和家庭教育方面的服務。父母的角色以及家庭的生活互動應是子女吸收性別觀念的基礎，我們樂見相關的輔導和教育工作能針對社會經濟轉型而作出調整，把平等的性別觀念融入其中。

總結

7.23　我們希望這份報告可以引起公眾關注時下香港男性面對的困境，並能深入了解性別角色的文化規範和社會結構變化如何影響不同男性群體的生活。藉此我們希望可以協助決策者在制訂政策時，能促進兩性平等，提高性別敏感度，並考慮到男性和女性的不同需要。毋庸置疑，社會發展和經濟轉型帶來的影響對兩性都有不同的效果，然而過去的討論一直著重女性的處境，而男性的處境卻被忽略，使男性(尤其是當中的弱勢社群)的問題日趨惡化。面對就業市場，以及家庭結構的變遷，男性不再必然是制度下的強者，當中弱勢的邊緣化男性(如少數族裔男性和待業青少年)更要面對不同的困難，對社會服務和福利資源亦有一定的需求。

7.24　從受訪者的討論中，可以看到現時香港男性面對的挑戰可以概括為以下幾方面：

- 在經濟方面，無論任何年紀及階級的男性均深受傳統的性別觀念，以及與現時資本主流社會結合的霸權式陽剛氣質的規範所影響，認為成功的男性必須能够在經濟上照顧家人，在事業上有一定成就，例如能創業或是有升遷機會。但他們亦意識到，由於經濟結構及就業市場的變化，要達到這些目標是越來越困難，這也是一般男性的主要壓力來源。同時，大部份的男性也認為女性地位的提高，尤其是她們勞動力的參與增加，對男性造成一定的競爭壓

力。有部份的男性認為男性要適應服務業的某些職業會有困難。基層的男性一般不認同服務業的工作是「真正的工作」，而中產階層的男性認為服務業的工作講求溝通技巧，這使女性相對於男性更有優勢。

- 在文化觀念上，大部份的受訪男性也將男性身份界定為必須比身邊的女伴成功。如果妻子及女朋友比他們成功，男性也會面對很大壓力。無論年輕及年長的男性亦意識到兩性關係正在變化。雖然大部份的男性仍嚮往有一個女伴具有傳統「三從四德」特質，但是他們亦同時意識到現代女性越有主見，就越要求有權利和被尊重。最主要的問題是，無論是男性或是女性，在不同領域的轉變的步伐並不一致，這也造成了有些男性對女性不滿，認為女性輸打贏要，既要求平等，亦不願放棄傳統性別關係賦予她們的特權。

- 在家庭方面，本港的男性除了經濟上的憂慮，與妻子在育兒方面有不同的要求及分歧也是他們面對的另一挑戰。此外，雙職家庭的基層男性也面對很大壓力，一方面因工作時數很長，缺乏機會與兒女多點相處，另方面因經濟能力有限，也未能如中產家庭那樣聘請家傭幫忙料理家務。男性的另一大挑戰是當家庭關係發生問題時，男性一般有求助無門的感覺，尤其是因為社會一般仍認定男性為強者，所以當男性遭遇家庭暴力時，在求助時可能會得不到相關公職人員的協助。在離婚過程中，男性在爭取子女撫養權方面也相對女性處於弱勢，因為負責判決的法律人員和社會工作者一般持有女性較男性懂得照顧子女的觀念。

- 在個人方面，大部份的受訪男性因受傳統性別規範的影響，不願亦不敢向人表達情緒困擾。我們的問卷調查發現，男性在財務、親密關係、性取向和成癮行為上遇到的困擾都比女性為高。但是相對於女性，男性更缺乏支援網絡及知心朋友，遇到心理困擾也較少向人傾訴及尋求協助。

7.25　整體而言，本港的社福機構以服務長者、婦女及青少年為主，為男性而提供的服務一般以病態賭博、戒酒和其他成癮行為方面的輔導為主。但事實上男士在面對經濟、家庭和情感問題時，男性會受著傳統性別觀念所規範；與女性相比，男性更不願意尋求幫助。然而，這並不意味著他們不需要幫助。這意味著服務機構需要發展另類方法，讓有需要的男性開放自己，願意尋求外界幫助。但現時相關的服務機機一般缺乏性別敏感度，前線人員也缺乏相關的具性別敏感度的培訓。這可能會使社福機構及前線人員在處理男性求助個案時，未能針對男性特有的需要而對症下藥。

建議

7.26　我們想在這個報告中提出在政策層面，包括社會服務、家庭和婚姻、就業，以及教育與培訓等方面，要重視男性所面臨的挑戰和需要，從而尊重性別差異並達致兩性平等。然而，我們提出關注男性需要的訴求，並不是以維持男性的優勢為目標，也不是要回復男性主導的傳統。相反，我們更希望批判兩性不平等的父權制度，探討兩性平等的出路。儘管女性地位在過去幾十年得到提升，他們在大多數領域上仍處於不利位置。部分男性固守傳統的性別觀念，抗拒兩性關係的改變，把困難和問題歸咎於女性，而不是對自身處境和制度壓迫作出反思，這只會陷入更惡化的困境。通過探討男性面臨的問題，我們希望這份報告有助於消除對女性的敵視。

7.27　從另一角度考慮，在女性地位逐步提升的同時，男性和女性更應探討如何更平等地分擔義務和責任，尋求互相尊重的相處模式。隨著女性增加就業，我們樂於看見男性在家庭領域(如分擔它家務和照顧子女)及社會服務領域能夠更積極地參與。但是，缺乏性別觀點的社會政策卻又從制度上限制男性走出困局的去路，因此我們希望透過總結數十位男性受訪者的經驗及問卷調查，對社會政策提出一些建議，使社會政策具備性別敏感度，重視男性以及女性的相同及差異，向性別平等的方向邁進。

7.28　就現時香港男性面對的挑戰和問題，我們作出以下的建議：

(1)　在文化觀念層面上，傳統性別規範是男性的主要壓力來源。如要改變傳統的性別觀念，政府及相關的機構，如平等機會委員會等可以與學校及教育團體合作，推動兩性平等，並探討傳統觀念對男性造成的不必要限制及壓力。雖然兩性角色在社會上有不同的需要，但同時也應留意多些男性與女性的相同處，強調男性並非一定要在事業成就上超越女性，因為男性和女性一樣，有剛強的一面，也有軟弱的一面；男性可保護其他人，但也需要其他人的關心及愛護；男性可以是聆聽者，亦可以是傾訴者等。

(2)　教育機構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性別社教化媒介，但現時在教育過程中仍充斥著很多性別定型觀念。建議學校安排有關「性別平等」的教學課程，而前線教師及教育行政人員亦需接受「性別觀點主流化」的訓練。

(3)　大眾傳媒是另一個性別規範的主要社教化媒介。目前香港的大眾傳媒中充斥著對女性及男性的各種定型。要改變傳統的性別規範，建議相關機構與傳媒機構合作，擴闊這方面的討論空間，這實是當前急務。

(4) 在政策層面上，應制定具備性別敏感度的社會服務政策，以辨識男性和女性在社會和經濟轉型下承受不同的壓力；察覺男性和女性對社會服務需求的不同面向；以性別審計方法檢討男性和女性求助社會服務的具體情況；以及協助男性和女性如何去適應社會經濟結構的轉型。此外，應把「性別觀點主流化」納入到社會工作前線人員的教育培訓課程內。

(5) 由來已久，社會政策上缺乏對性別差異的檢討，使執行過程中難以得到兩性平等的效果。更進一步來說，男性或女性面對困難，必然會影響到對方的處境；在家庭層面而言，也就是影響到家庭的穩定性。因此，明瞭男性的需要，至為重要。建議制定照顧兩性差異的社會政策，例如：檢討為何男性的就業輔導和培訓參與率偏低；鼓勵求職者和僱主打破對某些職位存在的性別成見；提供針對男性需要的社會服務，如男性專科診所、男性受虐庇護中心；制定家事假、侍產假及其他家庭友善的勞工政策，以鼓勵男性參與家庭生活；以及檢討在家庭和婚姻相關執法中需要重視男性的權利。

(6) 就 1995 年聯合國第四次世界婦女大會通過的《行動綱領》，婦女事務委員會於 2002 年制定「性別觀點主流化」的檢視清單，旨在推動政府當局在法例和政策層面考慮到性別觀點。冀望日後能加快這方面的工作，將「性別觀點主流化」全面推廣到社會服務機構。期望在倡議提升女性地位的同時，亦應兼顧到男性地位的轉變，提出相關的適切建議，並進一步考慮將婦女事務委員會改組成「性別平等事務委員會」，推動進一步兩性平等的倡議工作。

參考資料

Bourgois, P. I., (1956). *In Search of Respect : selling crack in El Barrio*. Cambridge ; New York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Burt, R. M. (1980). Cultural Myths and Supports for Rape.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38:2, 217-230.

Carver, C. S., Scheier, M. F. and Weintraub, J. K. (1989).Assessing Coping Strategies: A Theoretically Based Approach.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56(2), 267-283

Cheung, F.M. (1997). *Engendering Hong Kong Society*.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Cheung, F.M. and Holroyd, E(2009). *Mainstreaming Gender in Hong Kong Society.*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Choi, S. Y. P. and Ting, K. F. (2009). A Gender Perspective on Families in Hong Kong, in F. M. Cheung & E. Holroyd (ed.)*Mainstreaming Gender in Hong Kong Society*. (pp. 159-180).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Cohen, S., Tom K., and Robin M. (1983). A Global Measure of Perceived Stress.*Journal of Health and Social Behavior,*24:385-396.

Connell, R. W. (1987). *Gender and Power : Society, the Person and Sexual Politics.* Cambridge : Polity Press in association with B. Blackwell.

Connell, R. W.(1995). *Masculinities.* Sydney: Allen &Unwin.

Delongis, A., Lazarus, R. S. and Folkman, S. (1988). The Impact of Daily Stress on Health and Mood: Psychological and Social Resources as Mediator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54(3):486-495.

Krueger, R. A.(1994). Focus Groups : A Practical Guide for Applied Research. Thousand Oaks, Calif. : SAGE.

Morgan, D. L.(1998). *The Focus Group Guidebook*. Thousand Oaks, Calif.: SAGE.

Ngo, H.Y. & Pun N. (2009). Gender, Work and Employment in the ‘Global Condition’, in F.M. Cheung and E. Holroyd (Eds.), *Mainstreaming Gender in Hong Kong Society.* (pp. 49-80).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Smith, P. C., Kendall, L. M., & Hulin, C. L. (1969). *The measurement of satisfaction in work and retirement.* Chicago: Rand McNally.

Spanier, G. B. (1976). Measuring Dyadic Adjustment: New Scales for Assessing the Quality of Marriage and Similar Dyads.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38:1, 15-28.

Stewart, D.W., Shamdasani, P. N. & Rook, D.W. (2007). *Focus Groups: Theory and Practice*. Thousand Oaks: SAGE Publication.

Ting, K. F. (2009). *Family Life Survey 2009*. Unpublished Survey conducted by the Centre for Chinese Family Studies, HKIAPS, CUHK.

Tsang, K. Y. (1994). *The Rising Status of Chinese Women: The Conflict Between the Role of Workers and Homemakers*. B.S.Sc. thesis,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Zimet, G. D., Dahlem, N. W., Farley, G. K. and Zimet, S. G. (1988). The Multidimensional Scale of 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ssessment.*52(1): 30-41.

《蘋果日報》。（2011 年 7 月 3 日）。「港男受八大歧視求助無門　苦男人：企出嚟爭權益」。《蘋果日報》，版 A12。

李建賢等。（2006）。《重建自尊與自主：男性長者使用社區服務模式的反思調查報告》。香港：基督教香港信義會社會服務部。

明愛男士成長中心、香港城市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2003）。《『男士家庭參與』研究》。香港：明愛男士成長中心。擷取自 2012 年 1 月 20 日，http://family.caritas.org.hk/research/%E7%94%B7%E5%A3%AB%E5%AE%B6%E5%BA%AD%E5%8F%83%E8%88%87%E7%A0%94%E7%A9%B6%E6%96%B0%E8%81%9E%E7%A8%BF29.3.2003.doc

明愛社區發展服務。（2003）。《基層男性生活處境質性研究報告書》。香港：明愛社區發展服務。

明愛社區發展服務。（2004）。《「窮」爸爸，「苦」爸爸：失業爸爸生活狀況個案研究報告書》。香港：明愛社區發展服務。

政府統計處。（1985）。《香港統計年報》。香港：政府統計處。頁 15，表 210。

政府統計處。（2011）。《香港的女性及男性–主要統計數字》。香港：政府統計處。

香港小童群益會。(2003)。《穗港兩地父親生活壓力狀況研究報告》。香港：香港小童群益會研究及發展部。

香港青年協會。(2001)。《現代爸爸的挑戰》。香港：香港青年協會青年研究中心。

婦女事務委員會。(2006)。《性別觀點主流化–香港經驗》。香港：婦女事務委員會。

婦女事務委員會。(2010)。《香港的女性及男性對婦女在家庭、職場及社會的地位的看法調查》。香港：婦女事務委員會。

陳德茂。(2009)。《走向服務的另一端：香港男士服務的挑戰》。香港：明愛男士成長中心。

黃洪。(2005)。「朋輩與尊嚴的失落：香港男性的貧窮處境」。發表於《近二十年華人社會之性別研究：回顧與前瞻國際學術研討會》。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北京：北京大學。

黎偉倫。(2011)。「男人之苦？」。發表於《「男人之苦，苦在哪裡？」公開研討會》。香港：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性別研究中心。

附件一　焦點小組討論和單獨訪問統計

組別	焦點小組	每組人數	單獨訪談	總受訪人數
青年組（18 – 34 歲）				
1.　青年低學歷男性組	1	7		7
2.　青年受高學歷男性組	1	9		9
3.　青年邊緣化男性組				
3.1“宅男”亞組			3	3
3.2“隱閉青年”／失業青年亞組	1	2		2
3.3 少數族裔青年亞組	1	3		3
中年組（35 – 54 歲）				
4.　中年基層男性組	1	5		5
5.　中年中產男性組	1	8		8
6.　中年家庭問題男性組			5	5
老年組（55 歲以上）				
7.　老年基層男性組	1	5		5
8.　老年中產男性組	1	8		8
9.　老年病患男性組	1	10		10
社會工作者組				
10.　社工組	1	5	1	6
小計	10	62	9	71

附件二　研討會

公開研討會系列之一

「男人之苦？苦在哪裡？－男性形象、性別身份解構及轉變中的性別角色」

日期：2011 年 6 月 18 日(星期六)
時間: 上午 10:00 至中午 12:00
地點：香港灣仔溫莎公爵社會服務大廈一樓大禮堂

嘉賓講者
(短片提供)

邵家臻先生　香港浸會大學　社會工作系講師
http://www.youtube.com/watch?v=FadHcmDM-bY

黎偉倫先生　明愛男士成長中心　督導主任
http://www.youtube.com/watch?v=VlVQ5WgskEE

蔡玉萍教授　香港中文大學 香港亞太研究所　性別研究中心主任
http://www.youtube.com/watch?v=Ntud9dTG7rc

公開研討會系列之二

「女人獨大，男人『無定企』？－兩性結構位置分析」

日期：2011 年 9 月 17 日(星期六)
時間：上午 10:00 至中午 12:00
地點：新界上水龍運街 2 號北區大會堂演奏廳

嘉賓講者
(短片提供)

呂大樂教授　香港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http://www.youtube.com/watch?v=2gPQJsfo5sQ&feature=relmfu

丁國輝教授　香港中文大學 香港亞太研究所　中國家庭研究中心主任
http://www.youtube.com/watch?v=9_AKNqZl8WE&feature=related

梁洪偉先生　東華三院越峰成長中心　註冊社工
http://www.youtube.com/watch?v=dvPCyZd6_rY&feature=relmfu

蔡玉萍教授　香港中文大學 香港亞太研究所　性別研究中心主任
http://www.youtube.com/watch?v=IdKpB6yME6Q&feature=relmfu